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人物傳

世章志

顧章志字行之爲人簡要精爽饒幹局然多廉慎之性嘗令不盡其有餘嘉靖丙午鄉薦癸丑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南粵還朝不名香藥執政日異其改司副尋轉司正公故不以清局自間講讀律例是民命所關他日當任恐遂不及精其語遂



廣司郎中讞決平允每出爰書爲西省郎所欽矚
守饒州饒瀕湖多盜其民悍而好鬪公至之日訟牒
填委勢不可解黠吏窟穴其中稽違萬狀公平心鈞
校凡三閱月召吏立庭下清問所由吏莫敢仰視乃
析數十人重法三四人庭無滯獄其後待訊者不賈
糧以爲常每語屬吏吾不欲令人溷若縣庭若慎毋
怠我事即事有不便縣者吾能得之上官亦弗以相
溷以故諸吏奉職唯謹七縣宴然浮梁故有景德鎮
陶利被天下五方之亡命藪集之其地又與安仁二

縣相錯小有睚眦即依岨而鬪忽一日彌聚千人勢
叵測而公適視供器來就輿占檄喻以禍福利害千
人立解散且相戒曰慎毋犯顧使君使君實生我在
饒四年每直指行部輒監馬鞭趣過饒言饒政可無
問尋擢湖廣按察副使舟過九江母恭人見江濤而
有顛色公即乞養歸凡六年補廣西尋進貴州參政
又晉廣西按察使明年丁丑子紹芳成進士選讀中
秘書懇疏乞休家居又七年歲癸未天子詔求遺老
公以原官補山東未久陞南京光祿寺卿晉應天府

府尹尹尊官而得行有司之事他尹多持大綱示貴
倨而公尹留都一如在饒州時事至纖悉莫不躬親
曲筭其便諸曹有私會同館馬者馬日疲耗公悉勒
還之不敢避怨乙酉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時方考選
而郭尚書卧病請公肩其事朝論翁服會應詔陳言
公言留都馬快舡爲中貴人上供所需歲編甲而役
之十九皆環衛之戍猝遇差遣夕不留行已極疲瘁
又時時有所摧剝則傾帑以供無厭不則棄伍走耳
又不則自盡死以故戎籍日虛畿輔大困甚非所以

廣子惠而固根本也夫力分則行之遠利聚則趨之
衆臣請如馬舡例凡役于船者俱用募以充而稍益
其直又須縮舡額就之大約費可二萬五千金米三
萬石今衛戍之願輸者已得萬五千金又願除額給
米二萬石朝廷但捐金四萬兩米萬石以佐之而紓
其力則費小而所惠甚大爲豐鎬萬年之利便疏奏
上從之遂著爲令公又以事關禁近恐他日從中掣
之成功易毀也又疏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
四事以圖經久上又從之亡何疾作卒于位詔贈都

察院右都御史

論曰司馬公歸喪出都門衛士馨爐哭于道頂相擊也蓋百世之利又陳四事以固之宜其爾矣公每料理治行輒言不及治饒快人意至筦留鑰貽書洗馬君吾暮年出山斯舉差可不負云凡人精力所際必有深入之事公去饒二十年饒人小不便輒思公此其際難言之矣公又言吾守饒祇謁官長至即告歸不候伺而官長未有以予爲簡者以此知世之謬爲苛禮者政不必然凡公所爲簡要斬截大都類是而

談言微婉中事卒發無非國家大計殆所謂知幾之神者海忠介嘗撫江南務達民情不避強禦既掌南臺與公並輿而出民猶赴訴不已公徐曰若無溷海爺今非撫巡時矣忠介默然感公之諷已也丁丑星變江陵奪情事起或謂公國家無金革之事尙得爾意臺省必有言之者公曰即有言必不出臺省尙故臺省久受樊絀然事出非常民之秉彛必不泯滅其後臺省合䟽請留而直言者五人皆非臺省卒如公言有以舜亦命禹爲試目者公愕曰漢冊董賢爲大

司馬有允執厥中之語蕭咸知必有禍至絕婚相今
何爲者耶至甲申主司被論幾陷不測世人服公之
先見如此然莫能詳至其孝友天性宦成髣改無異
寒素中歲悼亡怙恃洗馬抵足而卧爬搔而起又何
恂恂醇備饒內行如此哉劉文叔有言吾治天下亦
直柔耳司馬公蓋庶幾焉

徐子英

徐子英字韜仲質厚耻藻飾與人不設城府而內自
檢押不易事居恒好讀諸史輒能憶誦其文畫卷無

脫誤嘉靖壬子薦于鄉公不自喜慨然欲得一當快
生平自期之念而偃蹇公車至老不售每落第輒屏
跡舊廬非公謁不入城市歲時伏臘與野老均席耻
人稱貴人萬曆己卯子維瀛領薦迎公新第與親故
周旋五日趣舟而歸曰吾崑斗大城乃又另一世界
耶吾既不能從諸君後僕僕造請即冠服竒衰務爲
講張相艷耳吾不欲觀之矣時年已七十猶復讀書
不輟癸未率伯子偕計上春官神情慷慨然無倦極
之悲偶小恙不入棘猶課所試目示人曰吾老矣猶

一戰乎否耶既歸未踰年而卒公事母周盡孝母疾革時欲有語不得公泣請曰將母第未立耶鬼幸自活母憂第也趣推所受產界之相與共有無終身勿間

論曰徐先生斤斤長者長身古貌頁有瘦如杯人或睨之輒曰木瘦是病而世以此貴于君何如蓋先生善戲不虐能爲月旦語刺褒一切物無所遁其質任自然不與世俛仰天性也善乎顧宮贊之志先生曰自世道交喪士一挂籍公車即鼓其氣力援納長吏

漁獵同里以自封殖衣食之欲恣所美好異日所以待國家之用者夫非斯人歟而以冀其砥節首公名實中窳歎亦樹表曲而責景直乎如先生拔足于風靡之外此其中疑有以過人者假令資適逢世即個儻非常之業未知何如其于坐鎮雅俗恢然有餘矣而又不幸不及一第以老悲夫

秦霑

秦霑字光甫頤皙凝重踈眉目好讀莊周同鳴子嘯書喜談經濟推陸贄年十二避父讐自上海北園

徙崑山依族兄東城居十七補崑山諸生而族仇
陷公父具大獄御史有入于仇家公囚服白御史御
史怒杖公十五叱之出召府吏取狀事叵測公覺急
詣府粹吏而搜之得病狀公拳吏故使府君聞則府
君者已廉其事矣公白府君曰父具獄非法也今又
不死獄而死吏如天道何且御史不念其為父請而
必箝其口視吾父三木囊死耶言訖淚蔽面目眦盡
裂府君入白御史得持獄明年慮囚使者至公又挺
白使者卒從未減云公既白父獄再補諸生則寒暑

七變家與書俱蕩矣而公春秋義最高登嘉靖壬子
鄉薦屢厄公車華亭徐文貞在政府與公有連頗諷
公就選相與了經世志公謝不敢每過華亭輒聯席
竟日夜談多朝廷大計無一語自及鄉方伯顧公達
亦時寓書華亭托公言江南要事八世莫聞知時見
施設華亭知公嚴冷亦不復言謁選事又十年辛未
鄧文潔元卷出公愕曰將遂已耶始謁選令闈之德
安民以中倭多流徙公至首覈戶冊均徭稅積穀訓
士繕裨政為八閩完時訪李晉江廷機山中深相結

納會持母服既闋補令寧陵有大盜剽攻發塚得富人屍以要其家弗遂則磔而暴之野更兩令不能得公立捕得之一縣凜凜縣故多屯田壤接睢陽衛睢陽老兵謀侵地而移賦于縣公嘆曰寧有是耶民倍賦稅之輸而軍享不役之利乎挺入兩御史臺請丈勘明豁縱不歸畝于邑亦宜辦糧于衛兩御史臺是公議而屯田僉事某者婪吏也嘗議歛饋于寧陵公不聽以是故兩持之公悒悒不樂俄得疾治事如平時公歷兩縣所遇他務皆立剖獨至獄重持之不已

曰嚮者父獄起吾仰視堂上人以為人耶而狼虎國家奈何以民命付狼虎為今吾坐堂上庸知堂下之不狼虎我也脫我萌伎而一家哭矣以故公所至莫嚴明聲而不殘公病踰月卒不起得年六十子鉅廣字汝敏仍原籍為上海諸生有文行病卒

論曰寧陵公為予先與業塢既白父獄從與業居丁涇口夜簡練納兩足甕中縛燈於几而書之出練及慟蓋痛其父聞雲公云寧陵既殺數事與業居涇口敗寧陵見父老瞠瞠持香與一燒

答曰予寧陵父老也以使君也田之義不無相傾
望賽而哭之至于今勿絕王弼州銘寧陵墓其詞曰
再爲今而稱良能使其人尸而頌諸以爲達則不足
以爲不達則有餘世稱確論焉

傅遜

傅遜字士凱其先嘉定人世居黃浦東東族悵懔而
先生慷慨多大略不相服習徙家崑山仍爲諸生嘉
定晚用歲薦起家任嵯縣訓導遷遠昌縣教諭遷傳
河南王終老子家公長八尺豐頰廣額眉目有異曉

兵明習當世之務尤好讀左氏春秋嘗做建安袁樞
紀事本末體作春秋左傳屬事若干卷上自公穀暨
張贇劉翟杜預而下亡慮數千家無不纂集每書一
事必具首尾其成敗始終盛衰離合抵掌可盡而雅
無所左右袒于宋儒之論鉛槧家習而安之嘗語人
自上視下者不竟未聞登泰山可見城市蓋忽之也
讀書之法登高自卑則古人之味愈出否者驥馱秦
漢後習宋唐鮮不木蠟棄之矣蓋公志在春秋深悉
其奧故云公居江東時家素封蒼頭可百餘人

差遣必小試勒兵以行其意晚歲擁臯比深居真若
簪下嘗愜愜不自得其友徐壽昌戲與人書云適見
士凱纒帽戎裘據胡牀而坐儼然戎王也乃就廣文
選亦太貶損矣公聞噴飯滿案公膚碩不良于步每
出必數人擁之裛衣加貂見者輒避去意非今世人
云孫冲之萬曆癸卯鄉薦

論曰傅先生敦古矯俗喜談事自三公弼亮之職下
逮里閭徭役之微鑿鑿如指諸掌王文肅趙文定諸
公多就之彌遠竟日少與徐尚書讜同卧起尚書官

秩宗過先生威氣不相下至語邯鄲夢覺猶侃侃不
肯然其說壯哉先生部勒家人必以兵法晚署岷縣
輒用懶罷孔子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
夫夫先生豈其人耶

王逢年

王逢年字舜華五官秀發骨稜稜起顴頰間丰神愈
出行如御風嘗著淡黃衫冠鶻冠捉麈談詠見者不
知爲世人也手不捉秦漢以下書好讀離騷漆園刑
禦寇汲塚天竺真誥諸篇而心慕司馬相如李太白

之爲人雅亦多臨邛之遇令給事捧硯而已去不復省
肅皇帝尚方脩表文榮棧書幣倩作青詞上之
公荅書君以時文得官以立文得相何知古文詞而
溷浮丘丈人爲輒辭去時王司寇逮繫獄底公往哭
之詞者曰夫夫不常哭三楊者耶趣緹騎將縛之公
嘯諫都門題壁曰予無當世交攬結千載心騎見公
貌而喜公去不顧晚歲結廬河渚初學爭就之輒與
縱談盡一日許貴勢人間往弗屑也公家世青紫多
著書都不關念獨從子衡璿裔孫在公造之呼爲爾
汝交子生不善病忽命洗更衣抱所書般若經奄然
而逝得年七十五公著書最多所藏有文統百卷爲
好事者傳寶之都不得全學書十九體必歸晉法故
嘗自號小王右軍也

論曰王先生好眉目晚年彌秀觀其臨池作字吐詞
飛舞何必減李供奉歎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哉予
猶憶其臨化詩句自識前生紫蓋君當不誣也海虞
錢翰林謙益得公書意欲傳之其人即未就其不沒
沒無疑耳

龔起鳳

河南杞縣令龔起鳳字瑞周崑山人以太倉籍中嘉靖戊午鄉試壬戌會試中乙榜授定州學正而州守故謫官甚貴倨欲以屬禮見公公怒曰博士不屬守即貴何屬爲守莫能抗河南秋試檄聘公故事學官在聘者就監察考第之而是時顏御史鯨監察河南將第公公持不可曰禮聘來者師也師可試耶御史心然之而怪其驕抑爲同考官既入簾與御史叅論甲乙所拔多雋士卒重公頃之以薦入爲大理司務

廷尉王某令司務徵免役錢甚急公穢之弗與徵廷尉怒答公隸公亦答堂吏相持甚久又不肯詣廷尉謝廷尉乃自劾并劾公無堂官禮冢宰直公而答堂吏非法乃謫公嚴州教授未數月遷杞縣令公至杞遂上而巽下務直行其志杞囚三百人多寃者公訊得一夕遣之留者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他穢有弗便者率罷之具牒覆報而已吏持不敢署輒張目曰乃公自爲之何與奴事歸德府李豪殺人賄其令脫死監司檄公往訊之將入界令謬爲恭謹囁

嚙囁公而使吏持錘千以進公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卒伏豪彙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他令固有之矣公令貯庫供往來繹騷之費至今賴焉公在杞自月俸外即馬薪皆付公帑日出銀二分付小史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遯歸官舍蕭然每夜自闔門撲被而寢嘗某御史之行縣也冬無爐炭御史自取錢易之以諷公公偃蹇弗爲動召太守語公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脚床耶公曰此瑣事令何從知之監司皆掩口笑御史用是整公欲微公陰事

不可得乃論公不及詔免其官公既免官歸壁立耳又易之償夙逋而自處荒園中引小學教人伊吾敝輿自給然多不繼鶉衣蒯履綫蹊新故屬也公故處之晏如每料理居杞事自謂無悔于心云

論曰龔先生清強有守凜凜修處子檢押之行而不可令見不善如含瓦石必盡吐之爲快也蓋自其少時與張太守振之共砥清操凜乎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而太守亦時時諷先生好怒易發言然其天性不可奪矣王文肅錫爵過杞問宰夫龔奈何始末

曰令誠賢其去者寃也因道先生治祀清白狀蘇蘇
泣下嗚呼何有令人涕泣悲惋于數十年之後而其
才不及者耶予嘗往來金潼里渡錦涇有墳鬣然而
後漸夷也訊之故老故老曰此故閩清廩令龔公瑾
字汝器之墓蓋撤屋爲之而今不可保矣悲夫及攷
龔氏家乘汝器是爲祀令族諸父祀令歿時家貧不
能殮里人爲之謠曰欲爲清視龔卿嗚呼夫其爲龔
氏之世謠也哉令後人動色相戒廉吏安可爲也悲
夫悲夫

朱熙洽

朱熙洽字鴻甫十八試諸生第一尋受廩餽銳然有
鵬鷲橫秋之志已復連蹇不得志于有司公益敦尚
名節務貫穿爲經世之學積三十餘年歲薦中萬曆
癸酉鄉試明年甲戌成進士除湖廣潛山縣知縣潛
故土城當漢水建瓴之勢善崩潰法宜改築潛四封
與隣境犬牙錯故有藩封洎軍屯又別隸各河洎所
爲漁課宜清疆界公到潛臺司築城之令甫下計無
所得錙公意欲令出于田而田在境內者課多輸而

旁州縣漁之賦僅當民田十一豪右乘貧民求售而邀之往往以民田約而以漁田劑故多田去而賦存焚不可問公曰嘻吾知所以築城矣為設方畧請之當道而清田之議興或有止公者曰制三歲而一令寧無有念者銳意剔抉竟于逡巡而止則大姓之捍令多而大牙互也已乎公奮曰潛之田不清將戶益耗賦益虧是潛為無民而朝廷無潛矣會有檄公加丁以繕城者公曰嘻潛民已病矣加之丁其何以堪吾清田所以築城也乃屬里宰照所上方略履畝而

溝封之其屬諸王府者為軍之屯者按所籍記歸之又以漁課歸之鄰而民間之田盡出因令民得入貲自占積鏹至萬餘四閱月而築城之役竣尚以其贏代償逋賦若干初潛之民亦有以清田不便擁馬首譁者至是帖然以服辛巳陞南昌府同知適五開眾囂調辰州丙戌陞刑部員外戊子副考廣西陞口北道僉事己丑調福建海道辛卯陞本省參議壬辰陞貴州副使公才識練達饒血氣嘗語人吾三日不視事則神不疑一日課數十事而手足矜奮腰膂有力

年八十三考終

論曰憲副入贊刺宥出備藩臬若按籍而爲無留事者其才練達而神強固則晚成之効也始基于潛破衆譁而持不撓適其湊理一割之後迎刃解矣憲副以艾年服官年至致仕猶復優游十餘年晨起婆娑萬卷中三日無事則倦齒強髮黝黑其神人耶嗟乎士負其志患不遭時爲世用既進用矣或以遲暮不暇有所爲者豈少哉

顧永慶

顧永慶字子高長身巨準飄飄雅步詳視軒軒殊出人羣雖復歌舞雜遝整襟危坐盡日無欹側之容幼孤貧學于外氏沈從憲副周先生美說易挾埶深隱稱上座弟子而與朱廉訪熙洽爲切靡文字交即才名相埒弗敢先也偶有摘次應聲從之學士執經來者大畧與廉訪等或子弟驕惰即壯朴治之不少貸時就遠方聘一歲不再省館海上王學憲圻十年不謝至白首猶稱顧先生云公會文切理有根據七應京兆辟不第將歲薦子秉謙領鄉舉遂自謝去奉

爲儒官會天子覃恩贈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公起家
經生修禮教待弟妹有恩勞服御飲食皆有常度年
七十六考終

論曰先生嘗主予萬卷樓予得侍先生再閱歲禮文
相先如一日也每旦起必攝衣冠拱揖週視諸生所
課義目微輿輒喜謂天下事須從難處超出始有力
見意思怠漫者莫善也常曰日出事生後悔何及遇
子弟所游處或不善嚼齒過之矣先生以子貴衣緋
衣腰帶其所稱說猶如是處貴不驕爲善日益其先

生之謂夫

潘蔚卿 從孫士元

潘蔚卿號玄山巨首秀目饒膂力能舞偃月大刀騎
射絕衆家貧怡聲奉母遂遂如鄙人母小恙輒抱持
以行嘗偕友人讀書玄墓山中鄰舍生爲巨蛇所嚙
破吭死公聞欲除之時梅雨廉纖望見林薄間有物
盤據如大墩山僧搖首吐舌戒母近公知爲蛇也提
刀赴之蛇昂首向公故旋舞數迴奮刀斬蛇斷其首
首落飛越上垣中犬犬立斃公又亂刀斬兩蛇其首

墓山遂免蛇患甲寅之寇公提兵斬獲甚多嘗貫數
十首級上功幕府語狀幕府抑之公怒遁去乃陷大
澤中大澤中寇方煬竈治飲公奮刀盡殺之血濡牆
壁間有睨視叢篁間者公又殺之提刀而出不復斬
首婦太僕聞之呼爲潘將軍每北上多載與俱亦嘗
殺賊數人徐沛間晚歲種瓜黃渡輒令其子擔過友
人家短葛蒯履侍飲食公意恬然年七十餘考終從
孫士元字長之生有至性母嚴得末疾苦俛仰公起
卧抱持閱二年如一日無悴容母死毀瘠伏地喀喀

嘔血家又竒貧未嘗廢禮父質夫故長者好客喜奕
公盡所得問竒贄爲設具不給則賣金償之母令知
之絕如是者二十年御史甘公士价知公賢語縣大
夫調之立償人殆盡嘗貫酒忘償召姬與之姬知甚
且盡也不肯納曰姑徐徐爾公笑曰姬以其爲負金
卽耶必與之而後手碎金語所親煩製一綿衣揮
歲且暮猶生禪也始知公善貧如此公喜說詩書著
日進名亦籍籍黌校間未嘗至公府得年四十六
葬東一保祖塋之穆

論曰潘將軍好相人喜讀照膽靈寶達磨麻衣諸書嘗爲人言之津津不置人言將軍畏鬼有相怖者輒據床疾呼其母色大恐而提刀陷陣何烈烈也將軍蓋萊子之徒故爲啼笑以歡其親者耶長之慕義亦時有勇壯之色孝友天性都不減其宗老潘將軍宗老亦絕稱之考潘氏其先汴人宋學士炎隨駕南渡卜居崑山十三傳曰敬洪武初以賢特聞所謂節毅洪潘家者也敬數傳爲彥編彥編生澤南昌教諭澤生麟麟生文燦字質夫將軍之子隱于種瓜長之三子一爲諸生亦善貧無他謬舉

陳淮 陸懋

陳淮字禹治父周嘗仕爲新昌令改教青州歿于官公持父喪歸里遇盜青徐間挺鞭爲的目攝公公抽矢擬之滿引不發盜歛騎而去當時年少號武健者傳說公事公心獨喜自負嘗操筆爲文章滾滾而下時仰天投筆狂叫曰嗟乎哉男子無殺非義所安會須搗截陰山取封侯印繫肘後先新昌據案朴人必障其面殺之時義請以自屬矣會甲寅寇壘唱起

集殺人如麻公請授甲杆東城則東城賊梯木奮刃
內向公服鞞弦弩連發連斃四人賊為辟易轉關南
門則公又杆南門隨所向又斃其二人賊勢小沮城
中軍人人自奮武健諸少年號公陳先鋒且必後勤
而文墨吏謂書生怯矢石令守陴公恨不得一當意
常怏怏明年流賊五十七人皆酋長梟悍莫禦自上
江突留都轉走東下入蘇之西境靈巖山公聞奮曰
致命遂志此其日耶跨馬提偃月大刀率領家丁詣
督府曹邦輔請以書生自効督府壯其氣授藍號信

幟督領嚴家兵為奇兵衝突左右陣未集猝與賊遇
公揮刀馳之接戰甚力同事者不策後應遂遇害家
丁吳循文瑞來祥死之越二日得公屍于亂骸間色
如生婦翁孫雲從弟王道歸櫬于邑東南之蔡巷後
三十餘年遺生子應期舉鄉進士上疏請恩賚其畧
曰臣應期昧死言臣聞之以死勤事合在祀典陣亡
首功當蒙廕例臣父世無剖券責非死綏方作養于
膠鬻未膺委乎城社而義勤君父仁惻鄉邦滅賊為
期捐軀不惜叅之國典禮合優崇竊見先年省祭孫

鐘近日僉事莊用賓弟生負莊用晦俱以征倭陣亡
得蒙贈官錫廕臣父比前二臣雖職守不同而以身
殉難義無優劣宜得照例蒙恩上可其奏兵部下所
司旌其門仍立祠祀焉

論曰初陳先生倡義時邑有陸懋者字邦美其姊嫁
蔣氏而父特愛更相命也賊譟西北城邦美適在城
上見蔣氏姊與其夫為賊所執將加害邦美瞪目不
及繼突城而下跪泣請曰殺吾姊必死吾父幸見殺
為姊代即父心傷不死也叩頭踏地不肯起賊意感

動釋其姊姊夫而令邦美擔邦美睨其姊之去稍遠
也提擔而朴之踉蹌走田間賊嚼齒逐邦美滾滑賊
顛仆怒益甚而邦美走叢棘中棘傷其足遂遇害身
與首異處矣邦美兄愚慟哭睥睨間亟識其處按所
衣禪襦得之而髑髏累累糝糊不可辨兄慟哭曰是
吾弟邦美者死眼當開有髑髏眼閃閃動與頸領合
遂藁葬城西嗟乎人生不幸罹禍難忠孝乃見如邦
美兄弟姊妹之間可傳于世恨無有氣力者振之陳
先生烈烈而生烈烈而死旌門建祠人情謹暢嗟乎

人生有子有美必彰蓋可以忽乎哉

何天衢

何天衢字道亨其先汴人祖貴三公徙崑山數傳至其父鉞領賦敢任怨不調于諸賦長徙常熟生公十二能文章以其業眎外家翁魏恭簡恭簡目爲清才已從其婦翁周見梅訓長興爲徐子與所賞識旋補長興弟子會清籍告歸崑山聲名愈噪督學趙御史薦爲第一始授餼文高幾三十年超薦太學謁選授太平司訓五載遷諭鹽城未任而歿得年六十有三公白

皙秀眉目胸次開霽劇談輒大笑聲出金石與人坦易然有特操不能以言徇物訓姑孰時受知蔡銜史夢悅將薦爲京朝官會有持之者竟不與剡或爲公言之公笑曰幸不以某名溷使君豈人力哉公少更轉徙壯還故鄉多賓從戚友之歡談必願解其父子之游若更爲命天性也晚居姑孰時見戚容識者憂其形不逮矣孫夢得字原錫性明豁如其祖多勇壯之色垂髫游郡庠郡庠士無先之者然試棘闈輒不第中歲貢太學又首其太學生又不第年五十選訓

新都會其父蒼梧公卒嘔血扶服骨見衣表未期殞
論曰新都公居母喪予往弔之聞其爲孺子泣不成
聲謂何氏孝友之性固然比喪蒼梧公而面黧黑其
音內入幾于有人無情矣豈病自內生所謂死孝者
歟鹽城公爲姑孰而頤歛憂其所與游與新都何以
異焉丈夫生不逢世退欲歡其父子而又不可得于
人世何如也悲乎悲乎初姑孰公擬選新都行或止
之新都公既得之矣又不果行范忠宣有言此亦豈
章惇所爲哉尚論者故可以爲一笑也

張士瀹

張士瀹字心父敏穎無人學古惟肖嘗爲上舍生與
海內賢豪士遊慨然有騏驎千里之志再蹶秋闈遂
息機用惟幽討自耽隨所覽涉務窮其奧必令了然
于心手然後滿志其于一切世味泊如也偶感家釁
盡橐相與獨提先世千卷自衛曰此中何所不有而
必以貲爲釁者又避去其賦使公身之公自是家徒
壁立剝啄萬端日手一冊伊吾床第間即督隸盈庭
勿間也會島夷焚掠煩賦益不可支又中讒口乃攜

笈走建業僦屋居之不蔽風日男呻女吟四壁夜靜
公喟然曰天乎天乎古之人皆用之何獨張生至于
此乃賦七歌又賦樂玄樂玄公所自號也其詞曰鷹
隼病于罟羅兮騷裊困于鞶羈蕭艾寶于重笥兮蕙
茝棄于道涯琢燕石爲圭璋兮指卞璞爲瑕疵西施
綽約而見妒兮爨鼎昭質而云虧即其所自傷悼若
不禁情而展毫舒彩有脩然自得者焉時有留曹長
稍振之始結廬青溪塢羅綜群籍研委銓義殆無虛
晷暇則偕一二詞客冥搜石城牛首棲霞烏衣諸勝
柱各有傳

仰面看天掀顛長嘯素心俠骨于是益堅而詩律更
細矣中歲哭母旁皇兩地背膺交判忽忽不自勝渡
江歸里修歲祀道邁危疾卒年四十三子二人棟文
柱各有傳
論曰公之故交有張桂峰者不造客造必風雨車張
蓋而行曰吾故不欲以面孔向俗人公雅重之相友
善吁嗟乎斯可以知公矣公世家子有文而安貧尤
節撻撻自持至帶索淪垢不少挫此豈無挾于中耶
爲孤往獨詣者乎公著書甚多有張氏嘉善

卷皇明文纂五十卷尤所矜秘世不盡傳蓋聞之
世周先生云

丁允亨

丁允亨字孟嘉少貧能自拔于流俗十六補邑弟子
二十五中壬子鄉試海內傳習其文往往穎脫爭稱
私淑門下士而公偃蹇一第意氣自如嘗夜雪旅泊
淮徐間據舡清嘯吐音謹亮同征之彥皆知是公祭
未選授太湖縣教諭令王大謨楚上材也雅重公請
著太湖縣志志無濫者陞知河南彰德府臨漳縣

水環合可灌可溉而歲久堤湮沮洳爲梗猝遇暴雨
衝激城垣公周行相視慨然曰本欲去所害而就所
利其在茲乎往白御史請築長堤以杆水激且爲永
利焉御史是公議覆問所不便公覆議畧曰謹按漳
源自山西長子樂平清濁二漳分流南達于涉自涉
合流經安陽豐樂入于漳漳東北歷魏館陶入衛勢
如建瓴東隘則決所以遷徙不常遇雨驟漲脫有礙
阻可禦猖獗漳自六月以來靈潦如澍不三日自河
水南決勢欲崩城阻堤而北流入成安

入魏界脉散力分透迤而去由是言之水勢縱悍不能
衝堅築之堤與堤曲折可殺衝突之勢鳩工牢築允
繫事宜然恐前事無因為力未易謹率父老相度故
渠西自漳丘東距羊羔絡繹聯亘宜設堤防而河壩
故址隱約可見召詢河民知自弘治間知縣景芳所
築捍禦百年始就湮沒揆某前議可幸相符但使注
意高堅自免沙崩損壞邇年培壘暫救目前旋築旋
頽實由人事請按衛河事例堅椿橫枝用上槌實拒
水橫流可保閘塹至于調度工食備有處分按漳額

歲辦河工解府收貯合請便宜庶可底績昔西門豹
鑿十二渠引漳水灌田慮始甚難樂成則易敢附斯
語不愧前賢議上御史嘉之覆如公言于是築漳堤
凡四十五里高一丈二尺廣倍之濱河之民至今無
衝啣之患公率同事者落之弔華林之故墟覽觀銅
雀頽然荒丘公曰嘻斯不有人事哉爰出餘羨頓遷
舊觀公又買張氏廢園稍營新署客至如歸焉亡何
忽語其舍人曰往與吾友李温甫遊嘗兄事之昔者
見夢握手相語君長二年此何祥哉未幾病卒先是

溫甫之歿得歲六十二公得六十四云

論曰丁先生喪出漳河御史周孔教損路符行之趙王爲掩涕漳民巷哭如考妣仁義之于感人甚矣哉先生性至孝慷慨多大畧雖嬉笑怒詈之用不昧其心所從來矣往聞先生在漳時每信使至必問親舊中夜偶憶呼燈識之及其返也香履必均令沾餘祿斯非古人之義歟先生無子予每惜其行事不可攷有張廉者少依先生出所條疏宦業秩然予得探爲傳嘆先生之真實心不容沒沒也

王執法

王執法字子欽在母失怙既生而母病彌連不可止居常飲食牀褥間公亦善病骨稜稜如削母抱之必泣公亦呱呱戀母寢處與俱無寒燠相爲命也已就外傳蚤慧能文章母令公受業其兄京兆京兆不煩又能自出其意爲沉藻之詞驚喜京兆于是受繩墨于京兆而自足其才分之所至五色八音相宣嗚呼一時慧業之人爭相引重而公亦自負庶幾得下可歡病母嘉靖辛酉御史簡士于鄉故獨失位公

弗少却曰即不能盡知大江南北之彥有如去文者
拔一士于吾鄉當不在御史高第弟子既放榜吾鄉
以諸生薦者獨公一人無御史高第毋病立起當是
時京兆且倦游欲令公先一第而獨身家居奉母毋
弗聽然亦後先行皆報罷有爲溫語慰公者輒曰高
堂無恙不愈于榜頭題名姓哉又三年京兆成進士
公益杜門養母郡縣交際都無所問有閩客持千金
祈公居間建寧者公恨然謝却之曰吾曩者舉于鄉
至親某某以腴田益我愧謝弗受至今恨其不相引

重乃欲倚建寧爲城社耶又久之始釋褐倅廣平廣
平地牧馬所居職惟俵解事故事廣平馬折價出納
之耗一毫莫取嘗跨蹇驢扶掖風塵中向圍人大僕
講說其事心最苦之會永年令缺兩檄公署事公爲
建閘鑿井興永年百世之利既代蕭然兩蒼頭相鼓
篋而行清風穆如終以最貳守建寧公遭延不進或
語曰建寧故京兆筮仕之地盍一往慰閩中父老望公
謝曰先京兆有特操故難爲繼吾自顧此七尺骸
軀無罄折性吾意在茂林松栢矣拂衣南歸

門館寂然曲周聶黃岡樊兩侯者獨雅重公候問惟
謹公爲一下榻而已會上 兩宮號覃恩公應進階
朝列樊語公惟明府真不愧斯典促膝數杯深加嗟
賞而去公于世無所嗜顧獨嗜奕然不能廣與戲獨
陳僉事至則闔戶相對棋聲沸然而僉事手顫子都
不得下則把一箸指童子下之公晏然達夜無倦色
遇通家子弟必先就位而後命之不引坐其於出處
進退泊如也卒時年七十有五子庚於潛令

論曰當先生去廣平時二司馬世揚語張黃門世人
多言廉吏夫吏安得廉以吾所見廉不雜者嚴尚書
清廣平倅王其吾廣平人知倅特詳真一介不取諸
人矣黃門竦然曰微君言吾亦何知其如是語有之
雖有藻飾不能驚獨坐其司馬之謂夫於潛才美不
售落落泥途亦時有不豫之色先生輒止之曰人生
逆境何所不極而以今日爲逆境耶脫過此以上者
將使誰衡之於潛既試爲令先生熟視良久曰爲作
冰霜傲吏歸耳先生善相人然必要之于道聞世
不平事恨然發聲其音一往而多味不謂充先生

梅丘草堂集卷九
操直可以爲伯夷然微物謂一切皆可已嗟乎其物
不可及也

沈楠

沈楠星溪里人七歲喪父母姜氏備諸恩勞迄有成
立與衆襍耕墾上竭力奉母定省問侍未嘗學問而
與禮合嘉靖癸丑母感痰疾喘喘欲盡楠迎醫療治
萬端莫可誰何乃齋戒盟于佛許割乳瘥者請叅武
林戒壇償願于是右手持刀盡左乳割之火煨爲末
點沸湯以進而母已關其口不可下則取匙灌之凡

數進而母息稍屬已微咳盡乳而甦楠浣衣納履償
願武林僧玄定者楠族也見衣衽多血漬而貌臃瘠
伺其寢察知之表于佛願證明孝子一時緇白洵洵
傳說其事乃達于令令劉某旌之以文楠皇恐再辭
密携以歸隣童黃福者排闥得之往告里長者李希
直等贈以粟俾養老母長箋短什漸盈几席而楠亦
自訟曰其須乳以生母病無如何也割以還母非差
異人事哉而李長者饋以粟又錫之文夫以一乳爲
名高耶將遂食其報乎自是儂行墾土雖善者必以

半臂蔽之勿令人見如是者三年而母病傷寒絕矣則又剖其右服如初母病立愈人莫能知也聞其家母子懽笑聲異甚隣男女擁門入有血濡濡出桶衣衽下而母霍然無異平時是歲母年七十有四御封周如斗縣令陳子佐爲請於朝旌門如制

論曰予往過星溪見儒生沈廷用言孝子事沈又言李長者希直欲窺孝子乳不可得設詭而觀之恨莫能詳龔生蓋得之畷儀集云畷儀集者先輩龔邦衡所纂故嘗表孝子狀請于御史縣大夫又存其概于

集此仁者之心也希直家故有二孝子附祀其先楹泉祠然其事不可攷畷儀集焉可誣哉吾鄉故有庠生顧允烈剖股療母人莫跡其所在近世太學生許獻吉亦剖以療父至執喪不能起人始知之傳曰爲善欲陰性之者也非其欲之者也予因論李孝子事并及之

陳允升 子如京

陳允升字晉卿家貧幼失恃父封公抱持之如母稍長不能贄經人師則封公授之經十六補縣學

尚御史行縣亟賞公後無弗賞公者丁郊受知蔡木
守國熙耿御史定向薦令鄉試既畢卷則不知者換
之矣孫學士鋌拾諸地而拔之署其牘曰竒人也抱
負甚大或淹滯者出言皆凌厲高邁殊出人群薦高
第戊辰會試亦高第名稍却鄉書二學士飲公巨卮
曰吾所定也何却爲其見賞如此出守開州開古澶
淵地沙鹵窪下當上衝而有淳富名其民實巧候伺
公至閉閣踰月獨取編戶按甲乙列爲九等而又盡
廉得其弊竇所在析爲兩冊曰此可以治開矣開馬

頭... 州故有種馬一千六百有竒分派孳生輪
戶前之京師有銀差力差銀差解銀猶易力差解馬
最難而貴勢人多方居間占其易者令小民獨任其
產亡身多由于是公按冊一體均撥即甚貴勢
人不得獨占銀差隨撥張掛不得居間又念俵解藥
生州實未嘗有馬勢必招販買補買補愈甚則馬價
愈貴力差何得不困乎公故緩其征發坐索馬販之
氣而徐買之不一月而馬集價不騰踊開重役無
均徭則公又先徭筭其便凡里甲有訴于公者

人樵樸可信則取冊問所甲乙而書之胥史知書則
問胥史或開閣受簡使書之所往來郵亭精舍則問
所往來亦受簡而書之期年而戶口消長之數若燭
照然及其戒事民不費糧徭乃大辦允公所爲治開
狀密本諸州之民以故開雖沙鹵當孔道乎公實無
所事事儲儲傳問疾苦而已癸酉擢兵部武庫司員
外郎大司馬譚綸奇公薦之江陵甲戌分校禮闈尋
擢湖廣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學校弊孔所都黠吏
黃緣爲奸多在更代之隙以照詳混入照驗公又廉

知之密按所呈簿牘而果有混驗者摘識之佯以付
吏使叅伍焉則其吏者果混公矣公取所摘質吏析
之百群吏凜凜無敢混公丙子將放秋榜公書所拔
士二十一人懸鼓而揭之塗與吏約令一人雋者三
鼓之旦起坐堂上鼓聲不絕則雋者十九人矣先是
有儒生千人譟求衝試公將弗聽而譟不止乃乘夜
試之得二人又皆雋公笑曰吾今日故當得士二十
一人乃兩譟者償之耶楚人至今傳說其事以爲奇
也公爲人開敏有才勇于赴義未第時同舍生

守死非命公與同志兩生白其寃守坐戍公既第學
使者故昵守無以難公則黜兩生舒其怒公必直之
兩生幸無恙歲大祲以書抵江陵蘄賑赦詞旨激切
語侵撫臣撫臣不能堪以他事齟齬公公無懟容請
益力吳民賴焉得年七十有二卒子如京字鄂州美
秀有文語便便似僉憲僉憲絕憐之萬曆甲午領鄉
薦推官台州有衛士索餉于府而譟者勢洶洶叵測
公適至平氣以待之衛士伏謁如禮而公已廉其黠
者卒寘之法每慮囚多平反故事開大辟則舉砲而
公所讞獄多砲聲爲引滿一卮人謂台州公名家子
不必習吏事公爲之裕如嘗視篆太平不半歲就利
而去害削掛馬包納等弊省民脂數千比行民遮道
乞留無所置馬足亡何竟以委查勞頓病卒于官年
五十五

論曰僉憲母死甫三歲既疾亟而里有捧黃紙焚其
隧者令姬抱僉憲往觀之還問僉憲兒異時能否僉
憲應聲曰能母遂瞑其後以負外考贈母焚黃于
而僉憲嗚咽不勝也封公曰兒可以報母矣

氏自先教諭以鄉薦起家有模範于太平之士寂
至今兇盡顯諸僉憲唯唯志未逮也台州公以攝篆
往而教諭儼然祀學宮稱名宦矣更掃石而文之母
懸乃祖之志教諭公名彛字用常弘治五年應天府
鄉進士先是台州之母亡冠帔弗具心傷之既滿考
而疾亟恩綸適至趣命畫翟茀然後瞑君子曰陳氏
之孝無言不酬其天之報施也夫

周詩

周詩字與言河目踈顏膚玉映衣冠儼偉談笑豁如
也十九中嘉靖乙卯鄉試高等受特知于海虞嚴文
靖訥時論翕然歸之顧獨偃蹇一第六上春官不售
公自負不肯就選人每罷試與故交及諸俊異者社
亦時就鄉老賦詩飲酒談言謹亮無不自得嘗謁邵
陽劉侯白事具首尾喇喇誦之侯以爲間也已久諗
公非間嘗語人但得開敏如周先生者數白事吾治
辦矣萬曆丙戌始以乙榜選六合縣教諭縣少文蒲
甲無第者公設方畧作人爭自奮興于文學公所拔
士厲昌謨聯第南宮文教大振陞應天府江寧縣知

縣無攝上元應天廩額倍他郡餽特廉公白京兆請
如他郡例條上學課盈縮行之畿輔士感奮江蓐籍
天界寺奸人窟穴其間半屬影占公曰此萬壽祝釐
之賦徒資奸利不虞餒寺僧耶為清其額歸之寺擢
工部虞衡司署員外郎即中泗水衝齒陵堤詔公相
視二載底績賜帑金嘉勞奉勅視權蕪湖時大工方
起巨筏橫江而下公時啟開商民賴焉陞思州府知
府公嘆曰馬齒長矣朝格非進士不成宦即橫金于
腰仍僕僕作牛馬走耳上疏致其仕會 東宮覃恩

晉三品階大中大夫公即以年至致其仕乎飲興如
少壯時徵歌比竹流連達旦許先生公旦戲為歌曰
與言玩世無否臧杯中有物即雁行孰為老兵孰侯
王醉扶孺子走踉蹌公笑頷之先是公與王太僕字
姻媾連丁漳南允亨太僕歿兄弟在原漳南左袒其
倩語侵公公訝然曰孟嘉誤耶等太僕即也而吾與
若分曹左右袒乎夫媾者為其子計而吾與若析之
矣是益其鬪也漳南首服稱與言條暢公死得歲七

論曰周大夫盖有五兄弟云大夫早雋四人者後先稱諸生產皆中上大夫之為也而大夫開口談笑絕不聞有問產居間事以此理天下猶掇之矣吾鄉才高不登進士薦者如吳秀南方思魯陳子行之徒學士惋惜其文而有文有局不終沒沒卒見其梗概則大夫一人而已矣

顧履吉

顧履吉字仲修太保文康公少子法當以廕得官而公好治經生言不就補公治經生言而善選為學官

弟子則率其家為弟子者揖讓御史博士前魚貫出入連蹙不得志則又謝去其學弟子領家世掌故諸宗老執冊問伏臘所宜公按家政以告而謹儀將之無急事或謂公黑頭祭酒公笑曰昔周公制禮作樂去成童政不遠耳公即為家祭酒乎而性好文史讀其父書傳至老不輟市廛湖畝韋素無異或又謂公何不自喜稍稍薄遊當得官公又笑却之曰子不云乎惟孝友為為政嘗與親知結社終夜不寢所賦詩累篋盈篋多不傳于世得歲七十有二子讓

明儒步細視怯怯若不勝衣明習典禮周覽古今之
槩能束其才識以就當世之格弱冠補郡弟子郡第
子無能先公而公與第聞服頤頤當世每使者按吳
中甲乙人物公輒為冠二第各霸其曹而公獨有退
然之色屢罷秋試不色愠發書課讀知為其事而已
矣平生自信不欺嘗與客言事客頽足曰寧有是
否公赧竟一日自訟不能使人無疑我也年五十有八
論曰吳族無宗法紛紛家異政矣顧氏自贈武英而
後八葉於茲家世顯其人寧無代謝而伏臘相聞病
瘦死喪相保德業相觀孤嫠相收恤則惟祭酒焉是
賴而奉行如先生者得其人也即先生亦自詫孝友
為政豈虛乎哉先生既沒太史埏常有所瞻其族之
人請端明宰之惟均君子謂顧氏雖不至學古宗法
尚有典刑焉矣

支可大

支可大字有功嶽顙方頤雙眼如漆語及之便便
可止具諸首尾其儀抑抑也隆慶丁卯鄉試高第甲
戌成進士既廷試皆第一不果選以臚傳授禮部

制司主事儀雖清秩曹務填委公為之井井樂戚費
璫祈上恩澤多暮夜投公公介介自持屹不可動江
陵相心異之將引為銓曹持不可歷本部負外郎即
中出為廣東提學副使號稱得士苦瘴移疾歸田里
幾十年起為浙江學憲參政江西時鄧文潔憂居山
中公單騎唁之一見欽重為設枯魚麥飯相對移日
公退欣然自得也丁酉入為應天府府丞戊戌巡撫
湖廣當是時稅務旁午宦者陳奉銜天憲欲行其私
至有所參擊公揭其詐稱陛辭密語及沙市鼓譟顛

末為上分別言之上心動獄旋解先是有播之役公
聞報移鎮沅州遂降九服白泥諸寨又連破黃岑西
巖乾溪寶兒固關為京觀遂長驅入播七戰塘保破
板角關又三戰煉砮克苦菜關而經畧始至受成事
遂以播功延世賞公任一子而已論者為公扼腕公
怡然曰吾束髮受書自場屋迄陞對幾成輒有物敗
之進寸退尺吾處之素矣吾平播不無斬擊上又錄
吾功俾黃口兒得與世胄之列吾豈敢少之哉角巾
故里小築城西隅與親賓觴詠十一年卒得歲七十

有四公爲人持重識大體居官蒞政不務矯矯之名
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嘗語人國家資俸所以均臣勞
及衣而代何悔于心乃自取躁手以故公所歷皆滿
俸無異數而公心安之宦奉之變持議者用相口語
將以整公公置不辯迨撫楚諸䟽出而世始知公重
臣不得猥以摧擊爲務潛移密轉其苦心不可磨滅
如此公既去楚變愈潰決當事者至不保首領公訝
然曰獷悍乃至是耶然終默不洩公家居藝植卉物
輒鮮異亦時琢小石作漢章自娛云

論曰中丞公居黃瀆里與星溪相望昔莊渠先生嘗
往來里中莊渠既歿有候氣者云地氣今在黃瀆里
中丞髮未燥也萬曆壬午公以曹郎督學海南而莊
渠董海南學政亦以前甲之壬午豈偶然哉予觀中
丞造物者殆以其不盡相遺而公亦務留其不盡者
耶乃贈翁良知者始基之矣翁風義灑落喜自負中
丞既解省每自山中歸猶計日按牘及程始命酌晚
貴必下里門與諸生等人言星溪之學信道無餘而
中丞父子用長厚顯不務高亢斬截其信然乎

王炳衡 弟炳璿

王炳衡字伯欽意思蕭散喜讀書工舉子業不與外事相關少時難諸生既得遂領鄉薦隆慶辛未第進士授歷城縣知縣愛民造士有古循吏之風然不能俛仰上官取聲譽調知臨安臨安佳山水古名勝地公至甚歡琴堂清晝惟聞鶴唳書聲臨安人歌頌之會上計公僦屋杜門不造客竟以是免弟炳璿字幼文初與兄相師友韻相高名相埒也臨安既貴公亦尋登萬曆甲戌進士第知上饒公勤廉敏多異政召

入朝將選拜御史臺有要人持之陞刑部主事公笑曰部不可爲理耶試部能其官尋遷本司負外署郎中事折獄平允考上上出知德安府德安之政均于上饒公嘗拔德安士無當者惟拔童子科七人皆稚小公語之曰德安待汝等而第汝必勉之後七人皆第果無先七人第者楚人以爲神久之覲歸里第而公病嘔不起矣先是德安名噪膠庠且久而臨安始爲諸生臨安薦于鄉十年德安歌鹿鳴歸臨安曰咄哉逼人遂掩關三月而第德安亦曰恒恐先柯夫者

鞭今斯可笑旋亦登第里人笑稱之以為二王之軋
乃其韻也初臨安公之第進士也報書其友張宗翰
曰進賢冠甚佳狀如箕然不可以漉酒又曰池上芙蓉
爛開相知一二人舉酒相屬叫呼嗚嗚亦復念王大
拘迫卷攣之苦乎蓋其韻致如此

論曰二王先生隔垣居鹿城坐卧一小樓不盈十尺
而留暉門故有譙樓甚敞臨安每邀客嘯咏其上自
號留暉主人德安上計歸猶僕被卧小樓中起則撤
之皆任自然非有所取于時也而斯人不可復見矣

出留暉門西百十步曰西園有梅數十株堤邊楊柳
蘇蘇可人兩先生時徙倚于此曰吾甚思張緒風流
不敢望陶彭澤門前五柳樹也嗟乎嗟乎而今不可
見矣

許承周

許承周字公旦好學能文多靈氣隆慶元初有詔科
場限字士苦限類以東澁相高公獨馳騁新思不遺
其則寬然有餘耿御史定向亟賞之趣領批待試
出關意甚自得不眎人有與同名下者陳允升亦

牘不可得故為好語促之曰吾所畏惟君君何拒焉
 公笑曰君又以予誰畏哉是歲皆中式明年皆成進
 士公授蕭山縣知縣蕭山西瀕江北薄海蕩析民田
 公相地築西江塘已築北海塘不費民間一粟而編
 鹵稻梁今所稱許公塘是也吏陳夢鯉蔡經綸等侵
 牟公帑公收而撻之隨拊配遣豪吏震恐任某者黠
 胥也告其子佐不孝笞之百而召其父數之曰夫非
 若子歟而柰何欺近死之父得微若舞文報哉任叩
 頭泣行下俗以嫁女費不勝生則溺之為定婚禮而

溺者法連坐遂變國俗長山諸里白骨彌望為義塚
 收瘞貧者予棺未期年而蕭大治御史臺掣鹽恒界
 郡理改界公公辭御史曰知非蕭令不可勉視事麾
 去大賈千金而罪偵伺者事竣報御史御史喜曰故
 知非蕭令不可耳亡何鄰邑僉憲陳某黠而貪過蕭
 用昇夫百許榜掠吏死上其貪橫狀于諸臺陳造蜚
 語熒惑人其黨與間之執政遂罷公當事者廉公寃
 以復故官請卒不得初公對簿客武林蕭人涉江而
 西涕泣懇無失我父母既三十年修志列名

五十年祀之名宦祠所著有西園公集子旋吉字元
倩經明行修終其身不改父道嘗與弟獻吉觀吉私
試肯穫堂風燭淋漓蕭山公設短屏自衛哦咏以需
之既畢試輒浮白相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政可無
寐里人傳為美談觀吉萬曆丙辰進士

論曰李雲杜志許先生墓無溢詞予故採其說而傳
之至其家居奉母友于兄弟訓飭子孫以雍睦退讓
庶幾萬石家風則閭巷之口可攷信也士大夫登高
能賦吐納風流故所時有然一時未有如先生者乃
耻聞人過不欲以不善忘人又何恂恂篤行君子哉
予每望西園樹色思王右軍修植桑果今盛敷繁傷
先生之不待而仁者故有後矣

顧咸和 子震宇 孫晉瑛

顧咸和字公節少失怙恃孝事繼母查太宜人公告
母將游北雍伯父謙亨疏言 世廟覃恩先文康某
奉有蔭子成命請以臣弟謙益子咸和嗣入太學詔
許之時公未弱冠廣額豐頰動止有則雅為從父友
伯公圭通叅張先生家所器賞遂陪飲社稱佳子

云公以胄子謁選授左軍都事遷後軍都督經歷掌
參軍事府故居庸山海兩關要害地參軍掌照驗出
入故事罪人出關携童稚未登籍者沒爲奴公曰從
從而離之知天道何爲備登其數使父子不至離散
焉丁卯陞順天府治中署尹丞事凡朝廷盛舉有關
京兆者公辦必爲之無所墜失會省臣料理稅傳有
所陳乞公謝却之爲飛語中公遂致其仕人曰姑遲
之可佩二千石印綬乃歸愈于已乎公投劾不顧居
二年消渴卒年三十六子震宇字宇清萬曆乙酉鄉

薦選授滄州學正三載教成陞仙居縣知縣仙居古
括蒼地川陂巖壑深秀甲天下而公性坦遂喜栽植
雅與蒼嶺諸山相能琴堂清晏鶴唳書聲相屬也嘗
關東衙雜植芙蓉木蘭來禽含桃箭竹細柳之屬競
艷爭葩公撫欄檻問民事而舊俗溺女易妻班銀包
攬之習一變而即于新仙居故無志諸名家濟濟少
記載爲聘諸生領其事而公考成焉志成公又令家
督刻成之藏之縣亡何聽調京師補順德府經歷居
三年陞五臺縣知縣歿于邸中年五十九從子晉瑛

字韜父敏慧兼人有奇志父震寰被酒露寢君方八
歲脫所服生衣覆父而拱立候之子夜不去爲諸生
有令聞與兄琦齊名試後先屬也壬子薦于鄉不二
月卒年二十九檢其篋得遺文千首刺輒刊敝書幾
萬卷

論曰予登馬鞍訪劉改之墓問仙居園亭卉物無恙
因想京兆當年風流倜儻上下五十年間隱約可見
而其人皆化爲冷風矣傷哉天與善人俾昌俾熾如
京兆祖子孫三世亦希違矣然不免修短岵岵之感
人間福澤蓋可以厚望乎哉獨其人不負先哲可傳
于世則予有取焉耳仙居子曰璠者能令風雨渡江
之先民重開生面東巖片石殊有生氣傳曰善繼人
之志于今不能不推斯人矣

支如璋

支如璋字德彛其先崑山人永樂初始祖德奉使西
洋有功賜籍行在太醫院祖貫父三顧高苑教諭公
幼失恃事母白宜人惟謹所游塾去舍特遠毋計日
具糗餉餉公公受餉讀書不輟或食冷無所忌塾師

心異之萬曆丙子薦順天鄉試省墳墓故鄉仍居崑山崑山學士先生挹其爽氣多心下公者已薄游徐淮間多豪舉皆有錚錚之氣積十二年不第選諭吳橋吳橋士鮮科甲公曰豈其地氣耶夫不有人事乎乃損所受俸改葺學宇而身輯藻式之五年間舉於鄉者八人登第二人自 高皇帝定吳橋斯最盛矣久之遷國子監學正陞貳南康防湖適鄱流汎濫彌望涵天公署篆爲相地高下多設方略不可救則又損俸以活苴者自星子都昌而下可三萬五千餘人

餽民大悅然所隸倉廩毀塌無餘而城中米價如玉矣公曰嘻粟爛則無積移之不免生民心請以兵餉之在官者權爲代俟其熟而輸之餉未碍也而亟以全力繕廩可乎踰月役竣公又計所以久安康民者凡四計量解通鹽開堰拯溺捕盜何不至焉康郡故界南昌奉新靖安之民嘗與安義民爭堰而閔公拱界相視曰吾知所以息爭矣夫安義與奉新共堰而灌者非上下藍塘堰廬堰耶奉新灌田千安義田萬義不得稍懈修築而安義民有便心于藍塘自爲新

堰則千畝者勢不得無爭然不知就近取便于安義民未爲踰界也安義築新堰勢必斜插而上不斜插水有順下走耳靖安故有茂埠一路地界藍塘可灌可溉即斜上何與靖安民事糾奉新而助之攻也請以新堰聽安義茂埠聽靖安而廬堰聽奉新仍其故斯不亦兩利永久之策乎符至奉新靖安民卒不能有加于安義當是時公以二守攝篆既四年康民懷之然不廢勸學興禮主洞踰年楚士來學者百餘人躬爲授餼不以煩洞賦也壬子遷福建都轉運使分

司函關轉運古鹽官于公上考非當公曰此非漢文學大夫相與議利弊之司耶而世每以鹽官不足爲輒借漢法重辱商賈爲之非吾意吾吏閩計莫如通閩鹽矣朝廷以鹽利民而以其稅利國奸民蠹之至鹽官便其私圖吾在事其必不然爲榜于衆曰照得泉州私鹽由永春透入永安沙縣出沙溪口則建昌邵武之官鹽格興化私鹽由仙遊透入光澤出尤溪漈口則松溪政和之鹽格漳州私鹽由寧洋透入大田徑至永安沙縣出上洋口則順昌富屯泰寧之鹽

格私戶積而有餘商幫日且不足國課日虧奸民益
橫請與子大夫籌之符至而順昌延平濱河浮橋之
民無敢窟穴其間者公又爲嚴捕哨禁私牙通水客
編梩舡詳載運誌不具論當事者無不德公而奉行
之吏黜奸民中之卒罷免既數月蔣方伯某以誌來
公笑曰誠如是誰謂鹽官不可爲哉公既歸里開第
奉母率其子萬春永春省侍宜人惟謹如少壯時撫
親故有惠勞亡何病歿先是公就塾多食冷腹有物
如瘕既貴不復見即公亦忘之矣後以悼亡積勞苦
復發治者莫能喻也君子傷之

論曰轉運公清癯玉立吐辭侃侃其能勝天下之任
豈顧問哉哉守南康勸理鹽策皆足有述于世即第
何以加焉支氏代有令德至留守公青袍覆母以孝
特闡而轉運具金緋奉母白宜人孝友爲政終其身
無異母之色又不知留守若在宜何如也予每見萬
春述其父病瘕而殞涕色意愴然欲以此論支氏之
世矣

梅花草堂集卷之九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

吳郡張大復著

後學汪中鵬補訂

皇明崑山人物傳

李同芳

李同芳字濟美父棠勤修孝友之行明經術里中稱長者號懷石先生先生夢大士以香巖童子相與生公公生而嚴正有度讀書一覽都盡無所遺失弱冠也_也肄黌校間雅自負然莫能窺其際戊辰用天季累恩貢入太學名高兩都爭幣聘經入師即脩脯_也

量日月不苟受祭酉鄉薦讀書若鄧問山中人聞履
聲輒能識公庚辰舉禮部試第二人授刑部主事嚴
尚書清器重之問所平反嘆非筮仕所及甲申遷禮
部祠祭司時江陵在政府王司寇篆諷公以文贄公
謝無有司寇拂衣去乙酉陞員外主湖廣鄉試丁亥
陞郎中故事儀卽缺必以祠卽調公力讓俸深者王
客卽某婦德不可公徐曰卽吳人也婦德悟聽公讓
祠卽領大典禮公廩廩奉職雖聖母介弟椒房特寵
請乞一無所問戊子上覆閱壽宮有旨照丁酉例例

載幸西山儀注費鉅萬公曰禮官不止游幸更導之
耶爲削去煩例上之己丑陞浙江提學副使浙人文
甲天下多貴游公惟文是視不問主名四明嘗與公
牘有云此仲父所以服伯氏孔明所以泣廖立也壬
辰陞湖廣荆南道叅政清澧州浮糧三千石郤標兵
操賞餘銀三百六十兩止征播調發萬人雪冤辟張
福祖等七命其詳載澧志公亦自謂無悔于心乙未
陞貴州按察司按察使黔首安某白公請與太守班
見公叱之出班戶侯首又請還新貴縣授甲襲任

官公片言折之不敢仰視亡何其庶孽安國貞以困辱來歸公又請當事者却之曰蠶叢魚鳧粹難顧化其後國貞跳入西川父子讎殺屠及多命當事者服公遠識焉丙申改調補廣東左叅政壬寅陞本省按察使會鑛稅兩璫在事飛而食人制府手璫揭令公酌處公曰道受院檄不受璫揭制府色變目公良久曰居官嶽嶽不當如是耶自是稅額小減語具粵志中而是時新會令以附會激變從化弁以募夫撓商公皆調御之母使滋蔓甲辰陞山東右布政使丁未陞左公按籍嘆曰杼軸其空如二東何首鉤校登萊屯以抵兵餉歲減編可數萬次立常平法捐俸薪贖鍰下歷城令買穀可數十萬石乙卯大饑民賴以濟壬子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會福藩請賜土田公奉嚴旨按視曰民以食爲天又荒落之後而奈何奪民田以共邸業義不可即割湖墾荒田賜之而荒田賠稅民必不堪昭陽湖係國家運道墾可割耶力持不報 予告免或語公例故舉薦公笑曰身隱矣焉用文之爲吾門植桃李盛候問哉飄然解組

而歸杜門却掃寂寂如寒素時小有登覽必問故所
與游通情款嘗過鄧尉山上行春橋望青芝樹色追
想當年同社諸人皆頽脫為大官然無在者慨然久
之公無聲伎之好然遇歌舞曲不得誤每上食子胤
昌必拜或諷公家居省禮公笑曰父黨無容不聞無
禮年餘八十神明湛然每閱一書必焚膏繼晷盡帙
乃罷子胤昌萬曆庚子解元辛丑進士

論曰中丞公性至孝痛母夫人不逮養即贈公逮笑
不渝年卒中心傷之故嘗捧黃為孺子泣教製金緋
翠翟焚之路人悲愴今與昔未有也其敦手足之愛
施及三世訪故如不及施于有政豈顧問哉贈公虔
事呂祖得仙術中丞知之至今荅蠻如平生交君子
曰是惟無神仙則孝友者是耳中丞與先貢士約兄
弟先貢士歿十年不入予里入必紆騎行後呼予言
豐豐竟日曰吾曩者服官如三日新婦閉車中不得
動轉今吾與子談理不談事不妨盡臆言之矣

馬玉麟

馬玉麟字德徵蚤慧勤學甫六歲從贈公龍光宦滇

南見永昌守弋中和長揖不拜試之對應聲而就守
目矚良久曰玉光劍氣着眼自知二守唐時卿請與
其子學日見器重十八補縣諸生耿御史定向目異
之已巳御史周弘祖視學江南擢第一庚午鄉薦丁
丑登進士第聞贈公訃奔還先是公大父修亭嘗不
善于族梟涑涑居甫里號軍四故嘗欲螫贈公贈公
偶過甫里卒爲所螫病死公歸里第哭幾絕衰麻扶
杖徃白都御史胡執禮觀察王叔杲許復之甫里故
隸長洲而是時長洲令李克民于公稱私泚士爲公

盡不日而復兩世之讎公慟哭曰痛乎吾父忍死待
捷未四月得罪首即見吾父地下不恨矣服闋授工
部主事視閩南旺巡視泉脉啟閉惟時又以其間登
泰山觀雞鳴日出偕汶濟諸生于若瀛戴堯天李燦
之徒懷古賦詩稱吏隱辛巳大旱河水漸流張秋告
竭公念漕計南旺正與張秋等姑與之券三日而漕
使者不懌有蜚語上聞卒無能相中公又以其餘力
築高家堰坎河口至今德之壬午持母服歸甲申復
補工部視榷南關滿一歲陞營繕司員外郎奉詔修

卿雲宮中貴張進者與公俱廉公清慎狀故大其事
意欲有所上下公溫言論之六越月事竣費不過三
萬四千前此未有也壬辰陞雲南叅政三月罷免關
鵝適園城西飲酒賦詩圍棋盡日達夜無倦色非公
事不入公府或曰公自爲童子時其詩已成帙云
論曰叅政公服御不渝諸生不取敝圍棋不問晝夜
不取達飲酒談笑不可止不取醉仕宦不至卿相不
取矯俗言衝于口吐之多逆人不取直斯亦質任自
然矯矯於巧拙毀譽之外者矣叅政游武林海上獲
島夷千人將磔之然無寸鉄叅政語方伯史繼辰曰
風厲不得泊耳方伯卒釋之蓋其仁心爲質又類此

張棟

張棟字伯任長身秀目光爛爛射人正容談事能以
簡摧縱切事理聞者竦服然不喜摘人隱過遇事乃
發無所避就嘗翫骸諸生間却立注視同舍生多戢
影避去萬曆丙子鄉薦丁丑擢上第選授新建縣知
縣新建故巖邑其臺司旁午供億不支公戴星視事無
註誤而民不苦騷理寃釋滯又廉其一二軋黠者榜

諸市而笞之重者至死邑人震懼會清田議起率父老躬行相視按則壤列上中下三等可久無弊事載南昌志中癸未徵入爲工科給事中耦詣政府論事嶽嶽政府改容良久意不深然之乙酉受勅典試西粵西粵稱得人于斯爲盛既報命巡視厰庫立科部互稽之法會慈聖宮成賜白金文綺丙戌陞右丁亥進刑科左給事中條議荒田改折白糧徭役改折之議即賜施行爲東南永久之利而白糧帶解未蒙覆允蓋政府實持之公嘆曰吾吳民也吳民運白糧破產相繼母寧軍受腳價之利而民免領運之勞于計甚便然如政府何遂移疏引疾歸養其老母甚歡庚寅以母命再詣京師補兵科左給事尋進本科都給事中會肅軍政公奏劾恭順侯吳繼爵宣城伯衛國本錦衣掌印栢子祥宣鎮總兵李迎恩而又奏言軍政考察宜如文臣例一體糾劾內不得遺南北二司外不得遺副叅遊守䟽入執政訝然久之且恨公不入謁公曰拾遺入謁不過欲受意政府商所便吾不能廢法不免失政府意寧無謁耳蓋公自爲諸生時

已有經略九邊之志至入兵垣慨然引為已任直陳
安攘畫戰守機宜披牘執奏無顧避久之洮河虜變
天子引執政內殿策戰守大司馬鄭洛以甘肅水泉
功次叙公公列章糾正之司馬不悅公意屹然亡何
議遣內臣分閱邊鎮公掌篆例不命遣而政府必遣
之公得固原固原巨鎮與寧夏稱唇齒自弘治間火
篩入掠後號為虜衝公單騎馳閱精查勅諭八事無
漏無縱固靖甘蘭諸地騎所不能至者公徒步至之
或寄宿僧舍立石土門乃還河湟之民相詫為希有

曰往見闕使出塞旌旗數里而張黃門以一旅見臨
動省供億萬萬即土門軍見闕使亦自今日始耳既
還朝出所閱固鎮利弊動與經略本兵司馬諸大臣
相忤公仰屋竊嘆知無能為也不閱月李獻可以論
儲降罰上怒叵測公申救甚力而同官鍾羽正孟養
浩陳尚象鄒德泳又相繼執奏不止當是時嚴旨疊
出促召緹騎朝論洵洵公張燭危坐候命有餽蚪蛇
膽者公笑受之曰老母在不得不服此俄傳諭落職
為民公大喜滿引數觥曰本謂鐵心石腸頃聞緹騎

而色動凡以爲吾母也今幸歸事老母又以間料理
六世遺集賜執大馬乃角巾草履徒步出都門意甚
自得既歸里第杜門却掃不復言天下事而臺使大
臣及郡縣長吏嚴事公如在朝廷時凡利病興革必
往咨公諸長吏見公多以色受神相喻無忤公者里
後生有不善惟恐張先生知公事母柴夫人甚孝既
歸養數年夫人以老壽終公爲孺子慕毀瘠骨立竟
殞其身君子傷之

論曰黃門公家山塘廳事不容旋馬規扁于戶通出
入而已而立朝見憚與其在鄉無以異也豈有道歟
黃門寡交少許可自其少獨與弟清淵君闔戶縱談
天下事必多設不然務窮其變之所止往復輒數十
交頸面盡赤必各得其說乃已語去閉門造車出門
合轍此所從來矣晚歲家居鄉人有以事謁者輒廢
然而返乃不知其一言之出能令官長神色相喻大
人之舉動有德于其鄉如此黃門既歿人乃敢行其
意士大夫相與語張先生若在必無此事其定論夫
其定論夫

顧紹芳

顧紹芳字寶甫九歲喪母王躡踊如成人父司馬公携之官舍同卧起雖身勤務即如司馬公弱冠補諸生試輒先諸生輒焚其稿居恒好讀先秦兩司馬書把汗刺槩濯筋漱髓至于大家萬曆丙子中鄉試明年登進士第選爲庶常吉士公在庶常則又以秀密溫富之詞爲諸吉士冠授翰林院檢討而是時司馬公以外藩家居公移疾請侍司馬公汎覽古今商榷當世之務往復談笑若師友然三年滿考補檢討預

修大明會典丙戌南宮校士稱得士時清望甚都容從容請曰即公入相當作何等公曰宰相安可爲也嘗見先帝其在宮坊時真有壁立萬仞氣象一筦機務幾不自持夫宰相安可爲也聞者竦服亡何司馬公薨于位公深墨出都門觸石尤渡江寢苦畢葬便有終焉之志孫母促公行久之乃行進經筵日講官遷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脩管理制誥嘗夏時公益謹凜自持含香視草秉燭歸院域外竿牘一無所問而周覽時事意忽忽常不怡辛卯將秋試議

者欲以順天處公丹陽姜士昌從容爲公言之公曰
如某某者才皆上駟一入榜議論蜂起獨奈何姜曰
棄之公曰棄之吾惜其才收之不免爲射的不如避
之便遂具牒當事者當事者持不可議予之假乃請
假歸蓋公以家學用世職禁林意簪筆橐簡有所關
說而上方決事齋居堂陞萬里又比雷跳梁人情首
鼠天下市度無可爲者乃小築于崑山之陽題遺清
見志孤吟長嘯不二年竟死公細視白皙弱不勝體
而神采奕然使人無所致其親踈之意嘗語人窮通
有命政復倚藉他人不得何也榮枯得失吾所必有
豈能無介于懷而我所倚藉之人亦不免有榮枯得
失使我擔憂此小人所以長戚戚也吾已身擔子尚
欲放下何暇爲人是故持官持身要自不妄交始王
文肅公在政府嘗語公自吾居此士大夫有向也密
而今踈者有向也哢哢而今靜默者何故公曰此不
足訝即如某者與公分故不薄然不能以無味之身
數向政府數向政府不知者疑有交涉其知者以爲
趨炎附勢而已矣文肅默然

論曰宮贊世顯自其先給諫公立朝謇譔厥有令聞
司馬繼之功滿中外論者以爲未究其用而宮贊職
親禁地鼎鉉可期竟于修文地下傷哉然其言論夙
旨表見于世者駸駸古大臣之識力矣宮贊生平不
妄交稱管鮑者獨張黃門一人每相見必屏居一室
務摘發其事而交數之斯其意豈淺也哉人言宮贊
恬靜似其家司馬激揚似黃門即未盡欲類此語矣
宮贊在翰林日異馮青州琦摘其詩文無所不盡宮
贊既死又十五年而東海集出人以爲似宮贊也

王伯稠

王伯稠字世周自其爲兒時寄興脩遠都不與外事
相關父黃溪公絕憐之携入京師令觀天子城闕臺
榭戚里之盛輒有歌詠多非意表所及時號神童曰
里王弇州先生在比部請與相見曰故是我輩人嗟
賞而去會邸試升入順天府學稱諸生要非其好頃
渡河顧見溺者心怛怛若悸形神大削遂謝去其諸
生而東閉居僧舍常經月不窺戶人莫測其意所徃
來啟關發牘文采葩流如李太白醉卧月下花影凌

亂幾滿襟袖以故詩名大譟好事者爭傳寫去偽置
中盛間莫可識辨公曰嘻豈唐人能封我耶吾每嘔
心而思自謂吐其所欲言而質之徃哲故有合者我
則愧矣則又務爲擺落抒所自得爲快刻畫魚鳥嘲
弄風月即徜徉市橋田舍間多大山長谷之想口鼻
眉眼盡載烟霞氣色嘗遇楚僧洞十曰公仙人耶何
爲在此公亦竊竊誦其母夫人就館時蓋嘗夢大茅
真君隱約見紅芻鶴馭云自是歛氣守柔惟清虛自
課居恒說詩都不及長慶晚間一省輒語人香山有
言路人回顧應相怪十一年來見此翁吾深愧斯語
然非爲詩語也亡何病瘦雖盛暑終不廢訪舊嘗過
其友張生曰人言宮詞婉艷如王建十五殿頭聞索
鱸隔花先喚打漁舡故是作者張生語人即此老近
自然故不乏菁華本色耳然聞其詞氣喘喘矣既疾
亟忘年友周球過之舉手曰遂病甚竟瞑得年七十
有三

論曰王先生土木形骸語不及世事獎成後進津津
欲吐惟恐其不入吾社也性好游覽然無濟世具

遇蹴鞠擣蒲鬪雞走馬飛丸站履之戲無弗辦親恣
有述于世蘇子瞻眼中未嘗見不好人其意政爾然
于是非短長之際傾之了如矣先生慕孫太初之爲
人詩寔過之而黃谿公與雅宜山人游蘊藉風流宛
冕當代人謂荻扁王氏不減杜陵父子其信然歟先
生有白虹集二十卷今行于世

沈魯唯 弟魯魯 子一源

沈魯唯字達之與弟魯魯同居縣西南十五里之黃
溪魯字得之黃溪故與星溪相望弦誦之聲相聞髦

相矜奮然無先沈氏兄弟其所歷類選歲季月試
大畧兄弟相先後而名第正等積廩各三十年達之
以歲例貢入太學得之用天子覃恩一歲同薦于朝
里人異之得之意怏怏恨不得一當舒發其志氣晚
用貢起不逾年卒得歲五十有九達之俛首就選人
授永康縣訓導然廩廩奉職不以寒糴自貶其操遷
武進縣教諭歿于官時年六十有三達之長者都不
知人世嬉遊徵逐之事布袍草履屢空晏如而得之
抵掌談笑目無前人義之所不出斬如也嘗言

察寰許觀察愛其清豁令以就居間得之瞻目視
案而起曰小子非人耶乃令使者挫其廉以相試觀
察報謝退語人吾每以沈先生自礪也達之既廷試
請詣南雍有故人強之選當爲子力而達之憤然曰
吾與若同起家黃溪上不日不月而遂能陶鑄人耶
人稱溪上沈氏非獨其才名相埒其正性兄弟也得
之子一源字元澄戰顛被而勃勃有光氣耳垂珠通
知二父志自奮於文章知名當世多小直而大却婦
翁李某且死以其子之用屬元澄又授之鏹元澄掩

走曰何有以孤托而以鏹盟者乎媼翁聞之曰
知其人必爾可瞑矣後卒如婦翁言元澄好酒飲喜
歌詩博奕投壺談說慷慨必歸舉業既疾亟醫者視
之憫憫然猶自言已解省當去得年四十有六

論曰余猶及侍黃溪兩先生永康溫文竟日無忤色
貢士談言謹亮亂呼茶酒元澄諾諾奉行之老屋
盆有禮有義何必減荀陳風哉兩先生之父缺古貌
窄袖無爲其所不爲消乎元澄彬彬文物矣然元澄
爲父穿墻中夜仗劍擔半酒冰雪擦擦亂髮

感動大都文章之彥從孝友發脉者故是賈別不復
可期于今之世矣

諸壽賢

諸壽賢字延之六歲入小學即龕孔子像危坐對之
父師誨責弗動十三能文章汎濫強記放筆千言都
下同社生推爲盟主而心持下王於潛庚切磨無間
王亦雅信公生天當在靈運前也萬曆己卯領鄉薦
丙戌中春官第公既鯁直自負遭時彌勵與同籍顧
允成彭好古意氣相頡頏數言事廷詔回籍待選讀

事里第三年戊子改河南南陽府教授公慨然以師
道自任勸學興禮務躬行爲諸士先諸士相應爲有
用之文震蒸豹變甲諸郡省庚寅遷國子監助教六
館祿式動遵矩矱壬辰陞禮部儀制主事教習駙馬
都尉許號忠勤有體而是時蘭溪在政府與大司馬
石星取唯諾惰窳爲務公劾奏之直聲凜凜震動朝
廷戚畹黃頭有所祈謁都不得一盼曰若曹詎可與
作緣而公亦默覽世情無可與直道行者會病瘍者
歸田里便欲以所學用之于鄉鄉子弟之秀異者

大典俞琬綸王騰程之徒授室國中以來四方奇杰之士四方士雲集其庭一經指授無不改觀公亦擁臯比伊吾揮毫落紙轉相傳誦自甲乙試至童子科無不人人滿志也公即杜門養晦乎然不能忘當世得失之務與民間一切水旱疾疫坎壈盆覆之苦遇有請必直之即倒廩設方畧無所靳郡縣大夫亦時就公咨所便公盡臆縱口絕無揣摩迎望之意久之築室寶華山中專意復性之學纂述周易身體而力行之駸駸自謂有得亡何病死得年七十有一公秀目豐頤長七尺日噉粥不下數十器而性簡澹都不食鹽醃被服寒素惟孝友于兄弟施及三族乃至賓從戚友病瘦死喪憂患與所不知何人疾痛痾痒不啻其身痒也遇時政闕失或親故阽危顛墜者輒大慟欲絕誠心懇行亦時使人流涕晚纂易山中間還里一時寬滯者填委門巷人人自詫有所賴藉云論曰儀部之喪宗老哭失聲弔者數千人無弗掩涕至有馨爐於頂相扶携擁門哭盡哀人無識者亦不下千人其死也哀其生也榮矣儀部纂易絕筆于寢

喟然嘆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古者鄉先生歿可祭于社吾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朱氏其先河南人後徙常熟又徙沙溪洪武初避國姓改諸居瀾漕儀部之祖翰林憲嗣祖曰寧津正皆清正自許有述于後要自漢州寬始顯漢州詩曰萬里歸程孤宦瘦半篙春水一舟輕儀部嘗爲予娓娓誦之唯恐其先烈不述於世也儀部又言漢州父福母盧氏喜種德庾廩甲漕上多不自予蓋諸氏始基之矣

徐應聘

徐應聘字伯衡十二應童子科大梁王侯撫其頂曰玉堂金馬之器將不即名而名即之焉用早計爲癸酉補諸生壬午鄉薦爲端德門下士癸未登第選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授檢討三載秩滿階徵仕即封父汝龍如其子也德在禮部政府忽召公語多侵歸德公出爲端德誦之且曰古人一辭而退寧能受物之汶汶哉端德笑領之顧謂公且爲具疏公手具疏如婦德旨竟引去君子曰勇哉端德然青尚于藍矣已丑充詩經同考試得人爲盛庚寅察免所引皆非

其事論者寃之而公意怡然曰與吾策款段僕僕泥
土中稱冠帶書生母寧從鄉邦耆老作弔古社自喻
快耶或勸公稍通長安問輒醉之酒丁未起公行人
司行人進尚寶司司丞公勉就道亟假歸庚戌陞光
祿寺少卿奉詔冊樊府事竣休沐里第客勸公進公
遵延不行語人曰吾曩者居長安見同籍生怒馬而
馳髮黝目遠視而此瞞瞞者盡改其常半烏有矣吾
安能以青衫對諸年少不令御者揶揄我乎客曰政
以君青衫故勸了此局公笑曰官湏自了俟河之清
人生幾何矣乙卯陞太僕寺少卿丙辰公御金緋駕
秋濤而上親戚送之猶復遵延不進既抵任問政旁
午出納紛拏公戴星視事未四月疾作對客談款而
逝公性真率事父母盡孝人有頌公德而溢者輒泚
其顙不發言又亦漸薄其人良辰清夜盛絃竹更曹
而進然不敢忘寒儉之素得歲六十有三
論曰故友王泰亨稱檢討真人對客輒誦之有一人
知己之感以予所見檢討其于宦味泊如也公嘗誦
蘇子瞻此處有甚歇不得謂是當官快論卒違其志

似有物使不然公能決歸德之勇退已身悖之耶世
人多言恬澹不必然昔者吾友謂可庶幾而未之遠
也談何易哉公年五十請予作傳朝廷方議起公田
間予唯唯將有待而公數數爲予言檢討故如此矣
嗟乎其澹不可誣也

張文柱

張文柱字仲立父奉直公好客喜吟必携仲與俱時
有雋句年十二嘗賦關山月云閨裏紅顏愁少婦塵
隨白骨怨征夫一座嗟賞從父遷居留都耳目開滌

僕復俊嘆曰司馬相如之作今無此人直指即陞按
吳中行縣得公卷亟懸國門期爲大廷之冠聘公修
纂群書龍司理宗武與定圖汝交公色瞿敏每徵文
使者相屬于門意甚苦之恐爲附會者所踪檢押益
至又十五年戊子始薦順天秋試高第既試禮部不
雋除守臨清清故冠帶之衝萬寶所集他守者疲于
奔謁念不得及民公按部見五民離處校繪講張之
徒窟穴根株爲奸利如絲棼不可解與之休息則

偏起而更張之則滋甚。曼軒省事莫如勵精。嘆曰：吾知所以治清矣。乃下令刻日聽諸告訐者，訐千牘。公首批其不直者九百餘帙，皆深誅其隱衷，纏纏數千言而存其直者。聰候伺老吏吐舌。清民不苦奸利監司。某駐節清州，令邏卒得詞民間爭鬪，卒遂爲政境內騷屑。公白監司罷朝，卒風弊頓革。公在清四年，凡錢穀詞訟下至閭閻，卑細皆獨身親之。黠吏束手如備人客，至款接如儀，時爲歌詩相贈，荅格力整暇無一切忙卒酬應之習。清淵一路倚爲福星，而公以積

勞以暴卒。清人如喪考妣。云公性至孝，母柴夫人特嚴峻。與兄黃門公不敵，修菜子之色以相歡，稍拂意夫人輒面壁。竟日公亦侍立。竟日回視公在色，輒解故常與黃門約。他日即貴顯，當更互出入，無使慈闈有陟屺之嘆。後黃門以言事罷爲民，而公始出守清淵。其素所自盟也。公與黃門閉閣論事，必具首尾，毋使踈脫。而黃門嘗語公，仲立一思即得，吾十思亦不至失。蓋其兄弟心相許可任天下事如此。公爲諸生時已都清望，郡縣長吏多咨之。公關其口無所陳。

必公正然後發憤亦在齒輔間一嚙拂而已
論曰世稱清淵公脫顧莒州之難其誼甚偉至莒州
送清淵之葬滴血于墓然後人知之而王兵部志堅
亦言其先中憲與世父太學君頌義如莒州夫清淵
居恒恂恂明是非覈事情充類至盡乃其行長者如
是耶公自言人生產千金即有餘藏登一第縮尺籀
生平足展進此徒自苦耳不乃粘壁枯乎而世之論
者徒以不得一第爲清淵公遺恨嗟嗟夫既已行其
志矣

王安鼎

王安鼎字孺和少孤奉母家赤貧然無寒儉之性母
又素期遠大責以先世儀節伏臘婚葬必如則乃止
小不愜輒加詬詈至累日無所容當是時公必謝免
一切獨居屏息以俟幸恚解即又欣然婉戀母傍如
籠鳥于飛頓忘徃境嘗秋夜被譴風雨迷離公跪
中遂達于旦乃發大腫恐而見母母問對以風遶痺
濕而母以爲詐也詈不已友人聞之戲問公胡爲泥
塗公曰非泥塗母怒何從至母聞亦大笑甫寤

生籍名已噪而母望彌殷責彌甚然用是學彌深經
擷英漱潤斐豐逼人識者謂公詩膚骨皆清饒格力
不減其家弇山翁書類率更令公聞而有退然之色
人愈重之公兼資敏視色清澈能苦吟疾書人或請
之不甚矜秘每遇佳山水或絲肉彌連即飲不能盡
一蕉葉達晝夜不辭去母或召之輒面使者無喜色
汗如漿矣公蓋有異母兄三人云三人者將盡洗公
之產母不欲聽公勸母洗之而後遂不能支公嘗語
其友吾安所逃母責吾母慈母也脫能自立如母志

猶將兼愛三兄君子曰孝哉王子勸母修讓而自引
咎焉公既坎壈焦勞病肺渴乃達于喉幾瘖母憇為
持佛號公聞之支床悲咽淚盡而逝得年四十有七
子徵嘉夙慧有文通知父志年十六殤

論曰予所見孺和實如此楚孝介先生稱孺和純孝
書旌其門不虛耳而孺和不敢居也善額而藏之不
以示人而當時耳食者謂孺和實怒其母猶不免置
于唇舌悲哉悲哉孺和既死南昌王侯嘗白御史上
其事矣然非孺和意也孺和故王右丞米南宮之疏

家不如而其孝直可爲魯參今亡矣夫子嘗見惡不
鄉之人而孺和鄉人皆好之予以孺和爲未至神骨
漸老當時已有惡孺和者孺和竊自喜而予始無所
逃見惡之實矣悲哉若人今亡矣夫

王臨亭

王臨亭字止之性沉敏多深湛之思遇事寬大喜通
脫不屑爭咫尺之贏自快落落黌校間會有觸以訾
入太學萬曆戊子領薦聯舉進士令浙之西安西安
俗多盜盜不畏人民莫敢捕公廉得之每詢盜得其

蹤跡真偽輒止有稱某某同盜者置勿問嘗曰盜賊
何親惟同黨是賴凡繫獄發遣之費取給焉寧肯自
剪其羽翼輸情於官其連者必怨家或他盜之怨家
耳平民一稱作賊伍伯到門鷄犬立盡繼以實得免
而中人之產蕩然矣公爲西安數月民始敢捕盜而
是時島夷匪茹督撫念海鹽巘邑疏請公徃公至發
奸爲務立縱誣服者若而人譴舞文者若而人論死
窩姦殺人者若而人一縣凜凜探九椎埋之夫屏息
于道十寵者海大猾也或殺人圖財復移其屍群人

或乘醉誘人他出而淫其妻或沸湯殺人以其骸飼
犬狗翻覆椀搶呼吸毒瘴海鹽人莫敢忤視公悉繫
之召縣諸父老集蕭寺覆問十龍殺人狀父老叩頭
泣請如法公重刑笞之相繼死民大悅而豪強暴客
亦遂無敢夤緣爲奸者乙未被徵海豪貴故怨公以
蜚語貶主爵大夫量遷比部己亥奉命慮囚江北明
年奉命審錄嶺南故事審錄嶺南者例減大辟百人
公取故牘屏胥吏繙閱見冤濫者累累欲浮其額吏
持不可曰浮額非例也不便使君且多駁焉多駁之

累案君多知之活活囚于使君何如公奮曰吾珍重
一官冷眼觀盡下人耶卒減死至二百餘人當事者
服公畏弗駁也是歲遷負外郎再遷雲南司郎中明
年復命守雲南司掌都下獄事故事緹騎多羅織人
爲盜既請嚴旨部臣莫敢平反公得情必反之京師
爲之語曰遇蘇州人則生蘇州人蓋指公與同舍郎
嚴敬云明年擢知杭州便道歸以疾卒于家率囚
八初公之在嶺南也將讞獄高涼臺使語公高涼有
冤獄六十人公往釋之公曰君知冤矣何不速釋之

而以語不佞臺使曰此採使上請獄也吾曩者請之採使不從心悔之不如其自釋之也公幸無語採使遂釋之便公曰諾而風聞此六十人者具獄所由則稅使督民造舟網珠於雷獻天子奪採使權而網無所得其民遂相引爲盜將償所費於廉廣兵捕得之事聞採使採使惡稅使之傾已也悉奏死湛江等六十人無一人免者公曰臺使言竟釋之固當脫怒中使以白簡從事即一官不足戀如諸囚仍弗活何往見採使問曰君好積德樂施予每見丐者塞途輒活

之有之乎採使曰有之又曰聞有丐姬貌類太夫人歲給廩餼贍之有諸荅曰此鄙念何稱焉公曰今天下若鑛稅極矣自君蒞粵而民若安瀾其爲德甚厚雖然尤願君之廣之也日者採珠之盜外論以爲未實必不然其爲真盜無疑然盜無贓証請以採珠罪罪之于君何如君振溝壑之瘠不忍一夫而忍六十人耶採使唯唯謝惟公言六十人者皆不死

論曰予嘗讀比部公粵讞書論次其浙西治狀以生道殺民殺之而適生之也張釋之于定國之後代有

人焉既又覽其自志了然生死之際無怖無雜豈其
進乎道哉公性喜飲酒嘗與所知箕踞浮白話小時
風箏粘竿面具之戲率群兒勒戰陣爲樂徃徃卜夜
或張燕而招之疾首不赴令東方生王無功之徒津
津地下矣

陳嘉猷

陳嘉猷字盟之五歲喪父從母周僑居郡城之兄會
族人終齷之公詣府候訊面吏而不荅吏問孺子何
不白狀公泣曰覆巢之卵不言且壓吏憐其孤童終

白之公婦發父書傳晝夜讀昧抵櫃盡穿十八補郡
弟子爲巡撫都御史陳道基所器重而是時江右龍
宗武司理蘇州攝府正課諸生戒勿舉燭諸生執題
問難于公日晡都不得下公就月書月蔽僅一目而
羸司理覽之曰此人即片言自冠况一目羸哉時論
快之已就試無不冠也卒難一第公益發憤爲該達
之學辟手畫時政旁及陰隲感應之書無不纂錄萬曆
丙午舉順天府鄉試第二人庚戌子世竣登第乃謁
選授桐城教諭鼎飭學宮獎率多士壬子冬將上春

官告歸里歿松陵道上初公之爲童子試也同舍生
請祈于神公書牘曰藐焉孤童願不失舊物公父儒
蓋已丑進士司理興化挺勁有氣骨其後終刑部主
事云

論曰博士有友四人焉今所稱四子金蘭社者也陸
觀察徐檢討以進士顯仲立守清州博士諭桐城雖
厄一第亦少概見矣後皆客死官舍無還者博士生
還矣又歿于松陵豈四人者數之所定人莫能抗歟
博士葺文廟取材于江而筏解桴人駭散有莪寇朱
衣者捍之得不敗卒以成功故博士好談太上感應
事今其書抵掌可述而死生之數要非感應所得囿
也悲夫余每愛顧仙居有子璠能述父事潤色東巖
而博士之子壘表章蘭社有祠翼然吾鄉多才子弟
願得如璠與壘者數人民德歸厚矣

王在公

王在公字孟夙耿介而慈有遠志少從父德安太守
宦京師感痰疾狂走長安街怒罵恭順侯忽忽不知
所爲嘗見鬼物飛蓋揚揚而至群視孟夙且拂拭之

一日躁甚取所御犀導自刺其喉幾二寸許德安公
 賊絕拔之無害痰亦漸瘥顏怒生如戟德安公歿孟
 公益折節讀書修經生家言而善祭酒馮夢禎亟稱
 之進為忘年友萬曆甲午舉鄉薦四方誦習其文可
 宛都下竟不第選為青州府高苑縣知縣高苑民就
 之如父母歲大旱孟夙登臺而祈甚虔不雨已詣府
 行可二十里許入臨淄界顧見片雲點青天而黑雨
 脚垂垂念莫是高苑雨耶旋宿民舍質明有隣縣官
 某亦詣府後至者賀孟夙曰公真神人乃能使滂沱

即不出境孟夙遣問臨淄人昨雨幾何則隨所止民
 舍止矣環問高苑四境外皆不雨是歲青州一郡獨
 高苑大稔民歌頌之陞濟南府同知會新守沈聖時
 不至攝府篆幾一歲獲上治民廉能聲籍籍孟夙故
 獨身舍官舍每放衙蒼頭五六輩侍孟夙曰嗟爾來
 前吾欲謝去其同知亡何一童子跪曰即言是也即
 無中人之奉而家幸各天一方之安吾視此僕僕辰
 酉政為五六輩供具耳即何戀焉孟夙驟然曰善
 燈書牘明日拂衣去守道某頗諷孟夙將及瓜內

可須也孟夙否否德安公有宅一區孟夙嘗賣之
給二子所得俸稍贏隨贍三族解組之日猶存房值
百餘金以其半自與舟過吳閭竟亦不入其家

曰吾崑蓋有些道人云柴道人者名告字于昭入
質爲太學生工研桑之策忽有感散其貲親族棄七
歲孤獨身走武當又之泰山又棲伏牛垂三十年家
人持金與布徃省之道人受布歸所主道士而還其
金誠勿再至說者以比孟夙而非也道人頗事長生
之術孟夙駸駸世出世間矣要其擺落故正等孟夙

自言閱大藏于宗門忽有省然亦不廢淨土曰他日
見佛庶不生慚愧也

歸子慕 弟子簫

歸子慕字季思髫齡穎脫篇章甫就里人士爭傳寫
之雖厚自秘惜而其名愈噪性簡遠多特絕之行嘗
掛壺自隨醉卧花露下影宿襟袖得句驚人亦欣然
舍去初無意足成之人以是愛其高達不愧歸太僕
兒萬曆辛卯領薦對春宮不第慨然南還神情孤往
動止凝寂知交竊竊諷之弗應忽載糗携一奴奔入

武林山中埋名閉閣僧寮視之意甚畧而武林黃汝亨心知是季思排闥呼之褰其裾而出季與黃語大悅久之復還崑山築陶菴三江口植梅柳各數株殊有野趣諸弟子從之于茅索綯各就亂棘爲籬落期年成聚錫山高攀龍嘉善吳志遠時詣陶庵相砥爲復性之學其志甚苦世莫得聞公又作陶庵儀置座右大都自序其遠嗜絕器任真自得之致亡何病嘔血喀喀不可止讀書或不能盡一葉遂去之而學彌深造邑宰王時熙與博士沈應奎就與語嘆其絕俗

楚黃樊玉衡間關數千里來視覺圭華都溫令人知身安之富焉季沒海虞令耿橘題其墓曰清遠先生得歲四十有四弟子簫心形古渾綺思逼人先兄卒論曰清遠故季思所自許蓋嘗自名其菴亦云世之知季思者殊不盡要之不如其自知也人生如春夏花實以時學猶漑也不學將落漑則必斂爲實未有終歲長花者中下之性漑亦不花夫焉取實此天下之大凡也季思敏而好學其天性然然而張黃門實始基之矣予過南江望陶菴如壺子梅花垂垂欲笑

春風拂枝以爲季思往來其間也

張振德

張振德字季脩清憲副情之孫父曰應忠慧識通朗
有大志晚味禪悅公頗不好其事父嘗以言箴公意
甚堅父曰學道先生耶公荅曰兒聞明經不聞講道
父聽之輒語人昌吾世者必此兒公愈益折節讀書
破萬卷欲以馳騁當世十三能文章與同邑婦子慕
王在公顧天叙朱大典埒弱寇補弟子員會 神宗
東朝恩選入辟雍時輦下才名推二張蓋公與華亭

以誠云大司馬王象乾重公有品以其子北面公
稱知乙丙辰選授叙州府興文縣知縣非公志也興
文漢夷雜處地踈衍易生物而民習惰窳呼米穀為
活路不治他種公教令取麥菽稷黍蕒及其他菜茹
等雜植之曰為若等廣活路不可乎期年有成民大
悅山壤宜楠杉栢杞之材駢羅野外如灌莽公亦課
民條達之所在成林采薪不論錢民好拳勇俗以正
旦相撲誤死勿較公嚴其罰瞿然顧化又招撫流移
羅明德等一百七十餘人各完生聚無為宣撫所苦

民又大悅道府臺使竒公治行壞僻不展其用乃檄
署宜賓長寧宜賓長寧民德公如興文三年滿考贈
父恩忠如其官母周氏贈孺人邑故有巨盜張拱極
詭死脫逃又殺人公猝擒之又白正倫常忠等殺
越人于貨樂姓名匿他界公又猝擒之四境凜凜縣
東門慈化寺盜常窟穴其間公為文告城隍神蕩之
曰吾正平不能佞佛何益徒數盜耳公在縣條白利
害身跡禍福下筆滾滾皆成文章而才用優然常叅
道府必率其子紀緄舍輿徒步萬山間覽萬松海

棠紅蕉刺竹荔枝茗荈欣然樂之殊不作金碧夜郎
之想性好文史雖復簿書堆案不徹卷軸輿膠庠生
不滿四十人科試二人公請廣其額至十有二人歲
升于學者亦復四十餘人天啟辛酉九月公竣事棘
闈聞會首已下重慶乘夜疾馳興文至則人情洶洶
莫可誰何公厲白面與賊接戰不勝尉諭以下見公
而有款歎之色公笑曰吾每讀史遇千古難平之事
及絕代有心人未嘗不淹涕此豈我淹涕時耶亟入
告錢孺人可行矣乃纓其冠手提與文長寧二叩坐

梅在草堂集卷一
堂皇賊黨有睨公者公瞑目詫之賊踉蹌走遂縱火
公佩印入則錢孺人與二女淑安淑慶自刎死矣公
提劍端坐其旁神色不變須臾火烈公竟死居民聚
祀之獨袍袖焦灼欸欸如隱几狀賊既退相與藁葬
興文之天壇山御史薛敷改聞其事于朝董御史翼
御史周宗建董羽宸陸顯明錢士貴張捷候補給事
中陸文獻南京試御史陳必謙後先昌言其事 詔
贈光祿寺卿謚烈愍廕一子錦衣千戶公秀目銳視
而眉稜稜起轉項顧盼面多不可之色嘗讀唐史張

中丞傳恨然曰死生何與人事故有男子就縛項耶
識者知公臨大節不可奪云公治興文崇獎忠孝節
義爲務搜剔懿行祀名宦者五人曰前知縣李旺魏
珊趙汝礪教諭丘廣訓導張芥鄉賢四人曰國子監
學錄許文美桂陽州訓王源建昌府知事石琅順天
府治中潘璐孝子三人曰許金堂石勝禧王官義夫
一人曰王文翰節婦三人曰李鼎妻趙氏白倫妻何
氏苟愷妻李氏

論曰自有宇宙而有崑山忠孝頗有如興文之烈烈

未一二數矣唐盧龍節度使張鎰輦贊從幸奉天道
遇朱泚黨李楚琳竟飽其毒宋孫察用朝散郎使金
金人攝降罵賊不屈累油絮焚死二人者皆崑山人
可庶幾焉然而閭門之義故難爲興文矣錢孺人以
幃房之秀驅率愛女赴醎如歸卒成公志或云孺人
父家瀕海故嘗高其樓望倉卒訛傳寇至將去之孺
人時年十三告母婦人避亂當安之母異其言慰與
俱促凭繡以覘其意目不忤視竟繡如他日程斯與
興文之恨張中丞俠烈豈異哉夫所謂天作之合者

乎興文之政予頗得其手錄爲詳獨就義時事慮無
親見之者乃今得之遺事所載何有作吏五年至于
守死徒取一金付次子緄自明其無愧且留此以勗
後人乎緄一童子奉治命間關萬有一存之中稍賴
諸生羅似龍賑之竟於不辱亦烈烈矣予每見紀兄
弟緄道其父取羅憤覆緄額未嘗不嗚嗚欲絕也緄
又言上虞有徐大禮者簿長寧亦罵賊死其妻弟謝
文奎亦死之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不凋也忠義之表于世亂可無悼其不幸于九

原哉

李胤昌

李胤昌字文長父中丞舉公差晚而中丞故以力學起家掇巍科意在暉映所以勗公者甚勤而公負可兼千人之資漱潤咀英落筆五色雅爲楚黃樊孝介先生所器重庚子秋試卷爲西浙徐公可求所得遂解南服徐頗自詫廬陵眉山無能遠過比國門懸書而入下士盡推公固是出藍之青也時中丞分督捧在京師公上春官試遇中丞逆旅商榷元牘執手珍

重而去明年辛丑中禮部試選改庶常癸卯授編脩當是時寧波歸德山陰同在政府稍立異同有所屬草皆以諧編修編修放筆滾滾無弗當政府旨者然亦時有補揀政府各退語其客李編修非獨詞臣之冠他日國體端有賴焉丁未分校禮闈得尤光斗林欲楫二十許人無不特絕壬子主試三楚公私念曰此家大人已酉役也有如不稱何以塞任使謝大人哉已復曰楚材誠天下雄然其大者屠龍其小者刻楮豈不爛然焜耀究無所用之乃分別主賓華實之

用而取裁焉三楚處囊之彥無不脫穎出矣既竣事
紆道黃岡拜孝介先生祠問所著書盡付梨棗未幾
解還侍中丞山東旋歸里已中丞解組歸田趣公治
裝公遭延弗欲行題其壁曰側身天地尚懷古回首
風塵甘息機客莫喻也丁巳有借公以祈自免者中
丞聞知投筋而嘆寧有是耶公跪進曰使天長與兒
爲大人昕夕歎不愈于冠大冠乘欵段僕僕泥土間
乎于是乃稍稍洗腆徵歌集諸親舊用相娛晚或廣
筵喧劇就床耳語中丞頗解意乃大得嘗秋桂盛開
中丞不可以風問侍者花無恙否則公亟乘夜製擇
勝亭質明而就中丞大喜徘徊金粟下滿引自勸曰
花亦連夜發耶戊午侍行鄧尉上虎山橋望青芝樹
色已未侍游七十二峯宿包山精舍庚申中丞開八
袞公從容進曰兒今日所得孰多中丞亦喏然而笑
謂讒者之無與也亡何中丞疾薨公悲愴久之會西
浙徐公陷公大慟悒悒不自得嘗獨居念父侍石
浪軒觀菡萏而實涕或坐滌閣前山如黛忽忽與
語若自謂歲行且盡者竟以壬戌冬卒

論曰編脩初第時遇日者京師布子而筭顧語編脩
甚類顧贊善也贊善得歲四十有八編脩中讒歲與
贊善等編脩曰此身在則我有餘矣由是觀之人言
編修大憾讒者不必然昔申文定王文肅皆有連平
編修而編修居京師又嘗為三相草箋記針芒之介
蓋亦難為用矣而編修超然自處清淨地非識體烏
至是哉編修明經術所著書甚多稿留邸第者殆可
十人舉之惜不盡傳于世然而尊欵一書駸駸與蘇
氏易傳爭烈矣吾鄉父子之遊周康僖以廷尉張祁
州以通叅顧司馬以宮贊其後為中丞編修豈易哉
夫所謂長與昕夕不願僕僕長安間者耶乃其巍科
暉映斯又度越諸家矣

顧天峻

顧天峻字弁伯敏秀通理讀書都于無味處得想直
徹針芒無所詿漏年二十鄉薦既落第會有非意之
干便櫻恐懼邵陽劉公立白之而公意激昂感蔡提
書囊從奚奴胡某直走萬山中不扇不爐無圖書
數常過金沙興同籍生王肯堂相識為說將進是

文力務獨詣王第己丑進士而公以壬辰登上策騰
傳弟三人授編修詞林諸先輩皆心下公黃頭官騰
俱稱公才子公委蛇受事惟謹提書堂掌注記管理
制勅無不敏辨己亥充冊使周邸贈父允默文林郎
母張氏贈孺人庚子超陞修撰主試順天丁未分校
禮部試李光元公鵠劉錫玄之輩皆出公門下時以
爲知人先是平壤之役朝鮮受困 帝命選戚重清
華之使勞撫外夷廷推公遂受冊往公念諸弁請行
者不下二百輩毋猶以彼爲市耶殘掠之後朝鮮不

勝逞矣將入境則檢校諸弁者囊篋封識旅館而又
使使告其明王請得見故府所藏儀制王謝無有公
憫然曰殘毀至是歟乃出所持大府之憲與王約自
儀以外者但擇所利行之朝鮮王大悅而公又庶得
其戶部某者故嘗與闕白有通平壤之役戶部遙執
國柄多所更易公至則使譯者請華語公不許又請
諸執事餞者得左右班立公又不許笑曰外國禮左
班世子豈可以世子不與餞而站其班耶諸夷悚服
戶部屏息不敢仰視既出郊有冠大冠衣青繡衣持

簡進者公視之則彼國新狀元許筠也所賦詩楚楚如律公心獨喜已而歎曰其細已甚國無振矣公既已都夷夏之望而東寮勅諭又有外夷知竦內望攸歸之褒不悅公者螫之奏聞上公方與客語持牘笑曰吾意也角巾出都門遂以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謝其政公讀書多超乘之悟然必使楷者手錄之乃肯寓目朱黃爛熳標位精入積卷軸至萬餘意不少怠諸楷者請直都買金償之既還里門館清寂聞若無人非遇水旱盜賊風俗大故未嘗造令即

一二大寮有事東南者一切利蔽所由必以諮公公傾囊而出旁引曲喻動中腴理雖僮伍小史必傾耳竊聽相與言宮諭居恒恂恂寡言笑乃不知其底裏如此居無幾或次第罷行之而公未嘗受盡言之德或語及朝政公默不答四方文學之士間以莛請多見獎拔亦時就牘刪抹乃至無餘一經點竄爛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公嘗語人吾于世間好文字即觀之無所得遇不愜者甫旋目而機躍至既脫草故自斐然吾每笑昔人學書日臨蘭亭一本那得佳亡何

疾薨得歲六十有七甫屬續簡書適至仍以公爲左
春坊左諭德或曰朝廷將大用公而公不逮矣閭巷
人擁門哭之如喪考妣云

論曰宮諭公腸熱面冷與人語嘔出肝肺人或不勝
任而始和之終去之于宮諭何與焉而見爲道廣意
忌也其然豈其然哉宮諭要是有天下盛名言論風
旨不忌人而人忌之蓋嘗自述其使朝鮮也曰吾出
盤山渡鴨綠登摩天嶺始知天體之不盡覺兩司馬
壯遊如所稱上會稽探禹穴來觀七澤不足使人吐

氣也夜望燈火蛇行委蛇長數十里荒沙寥泐之鄉
旌旗隱現多出雲際爾時自詫人間之奉無復之矣
世人眼孔如豆嗟感黃閣正不必然丘長孺爲予言
宮諭度嶺時甲士列營而寢在闔菟伏帳下不動此
豈人力哉嗟乎宮諭歸田十年豈少帳下菟而令其
讀書味道老壽考終也夫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者
乎

顧天寵

顧天寵字元錫讀書敏疾多蕪人之悟析論極深

了然于手而性特長厚不務高亢斬截弱冠遊囊校
累升上第弟子渝十年薦丙午鄉試又十年第進士
選知河南府盧氏縣盧氏古號地民貧瘠不自重其
生人死輒詐言仇殺因圖奸利公廉知其狀繫百牘
弗及抵民始諱公公不為動既一歲詞無誣殺者諸
訟亦哀止號山伊水間多礦盜故有毛兵守之每使
者督捕急盜愈熾公曰嘻夫非有他盜患苦吾民即
其守者自為聲援督之則熾休之則自息耳乃下令
令所在要害嚴為防守不責其斬獲幾何盜果翁息

民歌誦之亡何持內艱歸里第公嘗自課其治盧狀
無悔于心者獨盧民不徠輸賦賦不登逋相積也吾
近者即請之力幸免諸逋而吾去後不可為常將柰
何既免喪補令遵化會熹廟改元出帑金十萬犒邊
士詔公代關使者申廷撰行邊故事帑犒至必貯庫
照驗乃行公即馳之不更驗將士謹呼聲相屬而吏
有竊竊之色相與言脫明府驗者吾曹逸樂終其身
餘以為子孫計矣使者聞知甚重公公亦有知己之
感云亡何遼陽失守 逼廣寧而陣臺使李進

永平永平密邇關口議者謂當此倥傯時鎮臣不得
輕動為 所窺公獨心知其以身翼遵化也乃愈益
自力當是時角聲滿天烽火燭地又境內所集五方
之民販繒挾寶貝與債帥黠 相錯情形叵測公細
心鎮之寂無譁者一日馳見臺使使者從容語公睹
此茫茫毋內顧耶公徐曰令固守土之臣不得輕遣
妻子為民望使者矚公良久曰真賢令也吾無憂遵
化矣當是時四方黠行之卒屯寨相錯數與監司門
乃至脫巾圍柵諸司震恐公條諭利害令自解散邊

徼晏然監司無掛吏議者繫公之力也公在遵化所
積考上上剡凡一十有六未及選試僅受兵部武選
司主事銜以歸封父母暨所生母如其官或為公少
之公曰吾曩者淹留諸生間第知孝友為為政吾事
既濟矣幸邀天子寵命以報父母敢復求多乎哉蓋
其恬淡自守有至性類如此

論曰顧氏多長者如武選之父咸寧恂恂若虞子七
十餘年其為長者于諸長者之間尤較著矣惜乎未
見新事武選少嬰寒疾嗚嗚如不勝既令

萬山中不色頓再理遵化凜然節操可比長城而後
長者之用始顯晚歸私第聊就其先霖兩堂小營菟
裘遂洗宦橐公夷然弗屑談笑如平生嗟乎漢東陽
侯張相如固稱長者其于經世之業則無餘矣許生
爲予言 逼遵化甚急武選衣緋衣入言曰姑着此
爲報黃金臺上意其夫人周慷慨語曰脫不幸爾爾
固足千秋何患乎里中人至今傳說其事謂武選撻
撻負荷蓋有內助焉

許士紳

許士紳字文舉十三能文章日可數目父奉政公深
秘之而心竒其絕特憐愛彌至未久爲諸生海內修
文之彥爭願結納公遜謝厚自秘獨與同邑顧文學
維徐進士開禧妹婿葛錫琬爲爾汝之歡讀書談說
講求當世得失之務了然心口可見行事絕不令國
門預懸其書爲奔名嚆矢曰男子具七尺要必以文
學進身不自令沒沒名未登籍而先之自取漏洩耳
歲辛酉舉于鄉主文者署其牘曰以二十八歲力爲
千萬頃波濤讀者聽其言稱知人能得士而足

政公歷官中外命公秉家政公稍稍通賓客然必盡
奉政公乃投分一切厚倫睦俗卹故賻貧周急活人
之事即出已橐必以爲奉政之德情鍾無已乃稱私
覲獨檢劄臧獲小小抵牾于物必重其法而後聞曰
吾先祖大夫家大夫之義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賓客
樂從其遊然終不及棄登公堂者爽然有大人長者
之氣云公好談古方畧自六經二十一史乃至國家
經世之籍無不纂述時有擬議尤好觀趙文肅華亭
江陵陸尚書諸刻曰此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每罷

公車對輒呼弟翱戢影延綠園搗金縱石無間寒暑
或策蹇省視奉政公操箠塌而奏之父子之遊喜徹
肝肺亡何翱病歿仲父太學公亦相繼遷逝公哀叫
摧裂五內爲損已又忍其至痛欵曲慰奉政公公母
孫安人不逮公登籍公心痛之會捧奉政公恩丹告
廟喜見眉宇已而兩淚蘇蘇交于頤頤自見其影而
增傷痛弟翱之又莫逮也君子謂公之感疾自丁卯
年始公爲人厚自檢刻令此身常處不競之地其樂
以一物不知爲耻不喜徑約嘗曰學從博入以漸

落斯則真約耳然不感發不足以察其志氣故嘗
瞻天目之奇峻北顧黃河之奔流南涉夷門之蕭颯
徘徊許下慨然竇涕曰天文四垂爲宇河山渺邈誰
得在者即約亦安歸乎君子謂文舉之學已見大意
如此

論曰予終始文舉三十七年之間積行累義整肅庭
宇雖處青華之冑通籍十年不造令即千秋何以加
焉而猶惜其年不待祿行不酬志乎文舉歿而悲吟
太息之聲徹于閭里無問老穉朋知相視杖淚如喪

手足其定論可得而考已吾鄉孝廉之雋不及一舉
而歿者如黃希聲吳純甫方思魯陳子行之輩至今
追慕之然無從考其生死之際獨吾友歸季思折筮
清肅偃然長畢可謂知死然不免去床喘喘羸蹇之
甚而文舉易簣時距未十畧顧見客至手解貂帽然
後長揖學問之力于是乎不可及矣